Vol. II No. 48



December 13. 1925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出版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國聞周報

第二卷 四十八期

香港最近之觀察　笑庵

參觀日本電氣文化展覽會　壽潛

北極現狀　受百

曾胖子　俊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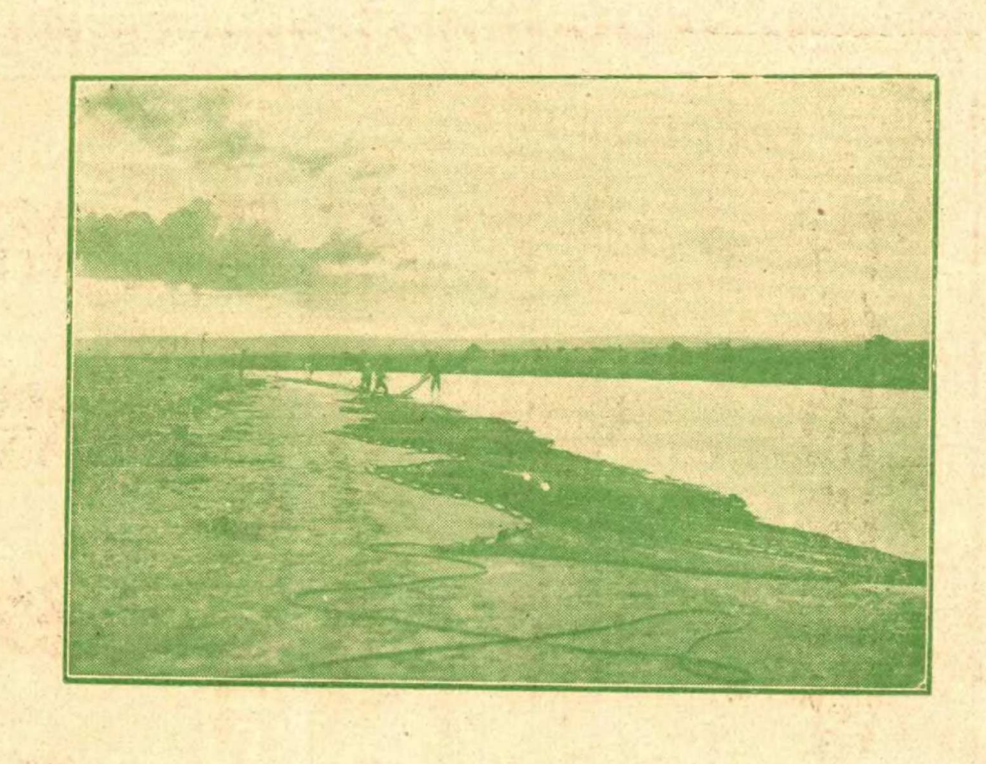
評情天劫與風雨之夜　心冷

第一天　浪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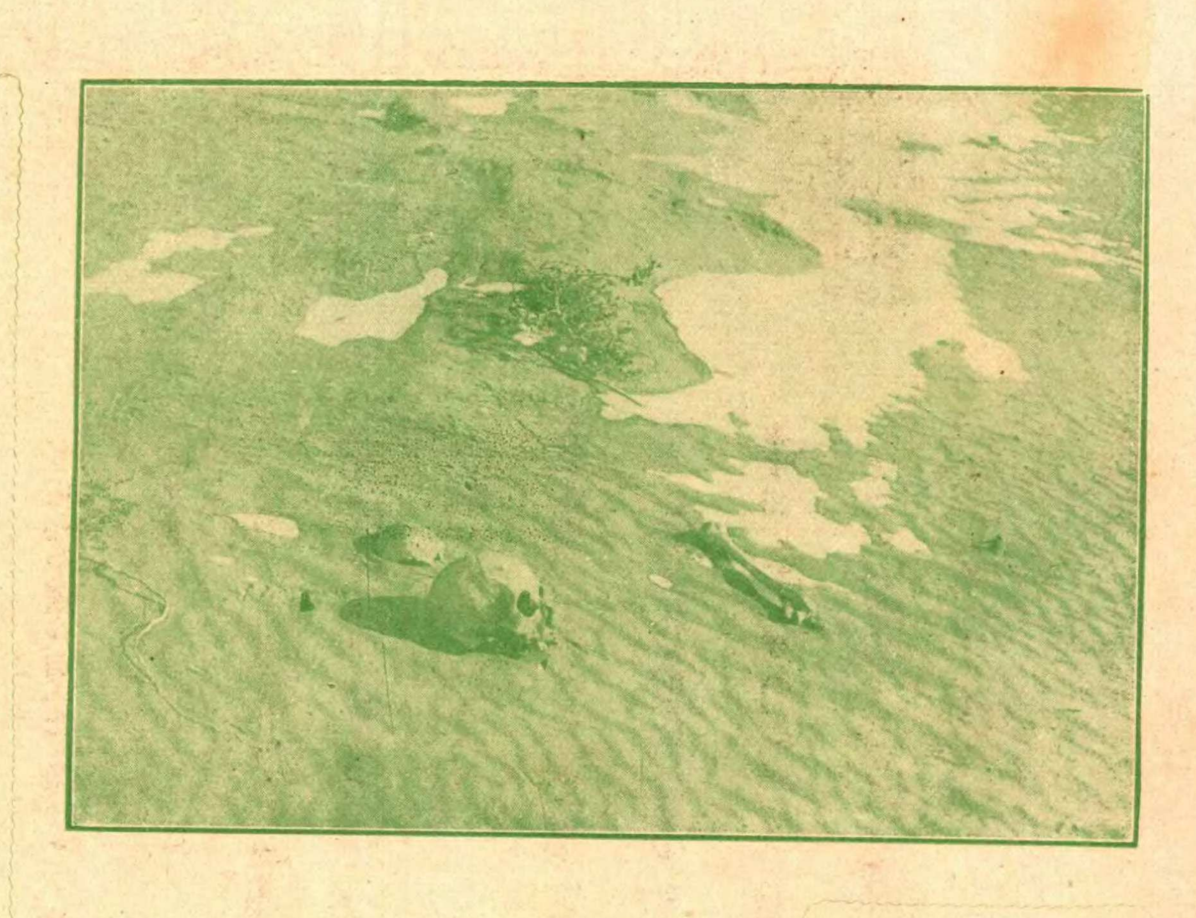
Kuowen Weekly Illustrated,

滿蒙(一)

克魯倫河



克魯倫河導源於蒙古肯特山。東流貫車臣汗。入黑龍江境。注於呼倫池。爲蒙古大水之一。河流甚長。而河身則淤淺。且水亦不多。故不利航行。水冷而產魚。下流漁業甚盛。上圖爲蒙古境內傍河之漁場。網罟猶置於淺灘。下圖爲由高處所攝之影。河流縈洄曲折如帶。亦荒鄙之佳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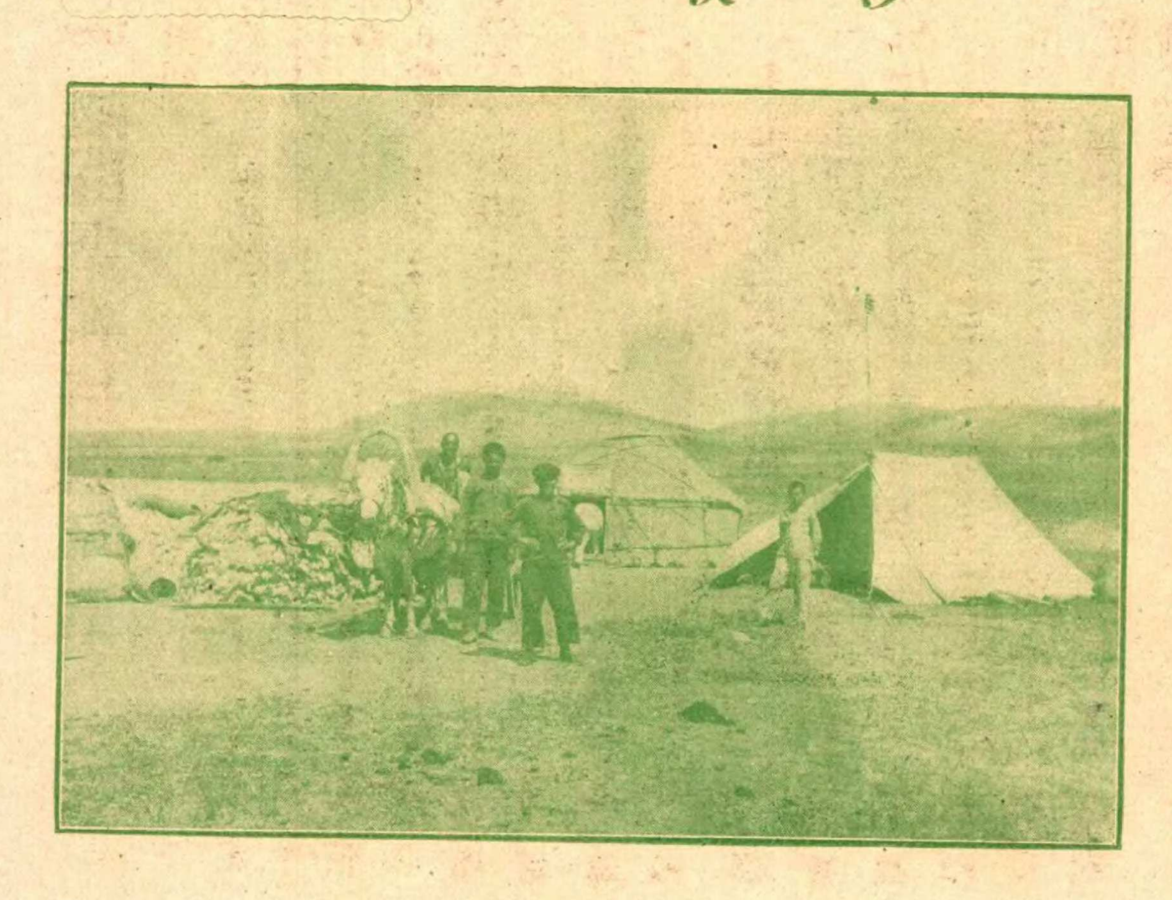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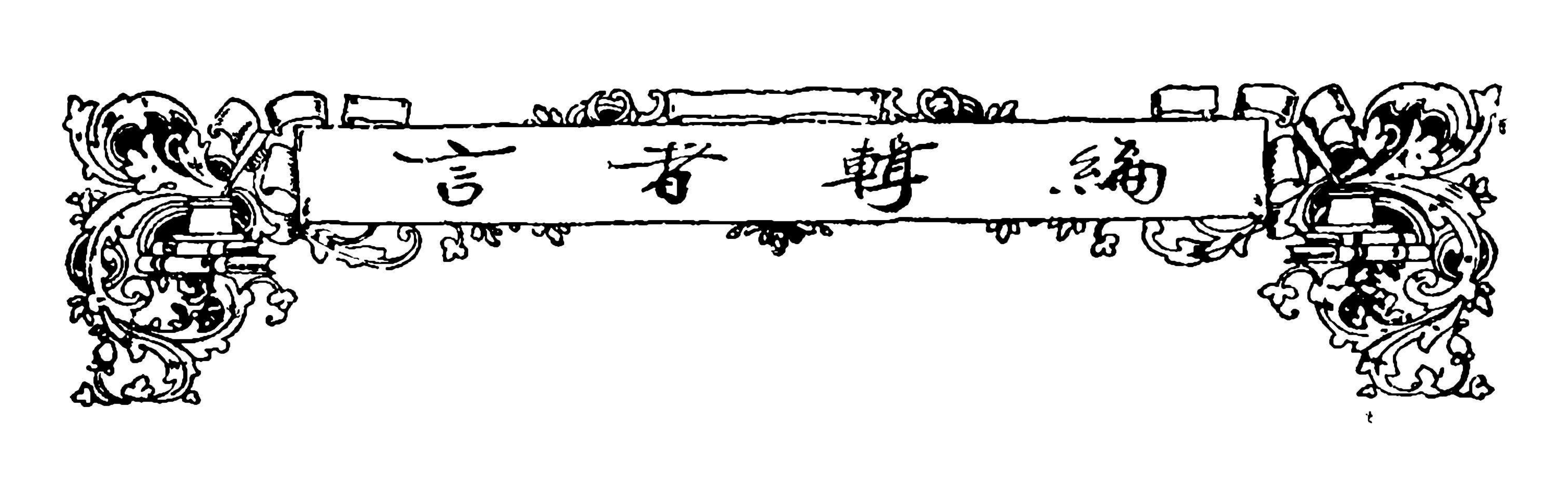
滿蒙（二）

沙漠

上圖爲蒙古沙漠中暴露之骨骸。蓋蒙人向無墳墓。人死。裹其尸。招喇嘛唪經。旋棄之尸。尸爲鳥獸所食。零落不完。故沙漠中隨處可見骷髏齜齒向人也。

下圖爲克魯倫河附近之俄國商人。若輩大抵以販賣牛皮羊毛爲生。本店置海拉爾滿洲里商人則活躍于廣遼之沙漠中。張幕以居。列陳貨物。以供蒙人之所求焉。





▲「香港最近之觀察」一文。爲鄺笑庵君游港後所紀。其中情形。多半爲粵港斷絕後之狀況。吾人讀之。不僅知港中近狀。抑亦可以知中國民氣之影響于外人商業之程度也。

▲「青島」一文。述青島今昔之歷史。極爲詳盡。惟篇幅過長。不能盡載。但在二卷終了時。必作結束。希讀者注意。

▲本期銅圖。刊有滿蒙照片。爲不可多得之攝影。此後當陸續發刊。以饗讀者。

▲本報二卷行將結束。自三卷一期起。自當力求刷新。惟尙希讀者不吝金玉。加以指導。同人等企予望之。

第二卷 第四十八期

國聞週報目錄



眞正民治不易實現

子寬

頻年武人用兵。莫不以驅除亂政者爲口實。以澄清政治爲目標。干戈方起。而改善政樞之聲浪亦俱至。然每次軍事結果。政局更張。治政者雖有更易。而亂政者多如故。政治之窳敗亦如故。作賊者不絕。而討賊者亦不絕。戰爭頻起。而衆口同聲所要求之政治改造。始終未略見希望。仕方今進行之戰事中。政治改造之呼聲。亦復循例發生。其能成事實否。吾人殊未敢樂觀。玆且舉政治未易改進之困難點一。以明將來大局治亂之趨勢。

今之占軍事上優勢者。主張今後當謀眞正民治之實現。其將取如何手段。以達此目的。吾人猶未之聞。依吾人之料想。所謂眞正民治。當然以後國家一切政事。須皆順從民意。而行眞正民意。自非他人可憑空爲之武斷。必確出之于人民。惟此眞正民意。果何自宣達。則困難問題生焉。以吾國人民之衆多。其勢必不能任各個人直接發言。多數民衆公意之傾向。自非仍賴代議制度爲之決定。否則衆論紛紜。何自取則。顧代議制度。國內已行之十有餘年。論其成績。實際上並未能有絲毫發揚民意之實。且反增加政治上無數之糾紛。黨人假以謀利祿。軍閥藉以竊國權。惡果昭彰。世所共見。今日若更由此而定眞正民意。其不能成功。又奚待辭。然則眞正民治又何從而實現耶。吾人誠不能無惑。論者或謂代議制度過去之成績。果如所言。但此非制度本身之缺點。乃實施未能得法而已。果產生代議機關之選舉。得杜絕一切弊端。則代表何患不能得人。眞正民意。何患不能宣達。是言也。要非絕無理由。然未免忽略事實。吾人以爲根本上選政之弊端。決不能絕。緣法令之能力。有時而窮。而人心之奸譎。則無可制限。譬如歷屆國會選舉。初選覆選投票。皆用單記法。此於金錢賄買選票。極爲便利。於此本年國民會議代表選舉。覆選乃採用連記法。在當局之用心。以爲如此則政客勢不得盡選舉人而運動之。其意其未始不美。然至選舉時。謀膺選者以金錢運動如故。且結成團體一手包辦。非團體內分子。無論如何。不得邀選。於是金錢而外。反爲私自結合之政客。多一層便利。於此可見選舉方法任何嚴密。要仍無用。而代議制度。在人民無責任觀念如今日之時。決不能從而定民意之所在。眞正民治談何容易哉。

今之主張眞正民治者。於代議制度之外。能更求一完全無弊之民治方法。吾人敢斷言其不能。蓋在世界政治界中亦無更勝於此之民治制度。俄國蘇維埃之制。實際上亦非眞正民治。然則惟有於現行代議制度之外。更取補助之方法。如孫中山主張之五權憲法是已。然吾人又謂上下道德心薄弱如今日。無論任何制度。實行之時。要皆不能免於變相。矧人民智識程度。猶未足避免受人之誘惑與欺罔。其結果仍無非多試驗一種政治學識。多一次失敗。更多

國家一重損失而已。政治前途。吾未見其有光明也。

赤化問題告朝野

愼予

中國政治界最近有極大之變化二。其屬於現實的政治問題者。有張作霖所統奉系軍閥之崩潰。與夫馮玉祥領袖之國民軍之崛起。其屬於政治思想的問題者。則有國民黨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所代表孫文主義正統派之中。與由此兩變化所釀出而呈現於社會者。卽赤化問題是也。西北與俄接壤。近一年來馮氏與俄。不免有若干之往還。復以馮之傾向民黨。友視國民政府。於是馮玉祥赤化之謠。遍於中外。以日人與張作霖眦。從而增益之。日前東京報紙。且揭有馮氏與蘇俄訂立之條件。其鈎心鬥角。可以想見。而直督李景林討馮之電。且有不問敵不敵。祇問赤不赤之語。一若馮之軍隊。已成赤軍也者。其次。國民黨以決定驅除共產派。故日日宣布俄人所以赤化中國之陰謀。於是赤化問題。遂深印於社會人士之腦筋。無知無識者。惶駭相告。一知半解者。推波助瀾。吾人殊覺此種盲目的恐慌。於社會有害而無益。徒足爲彼黨廣宣傳也。

以赤化誣人。實未足入人於罪。李景林所謂祇問赤不赤者。無論共產黨在中國之勢力。尙未足以潛入軍隊內部。而使人張皇若是。卽以馮玉祥個人而論。謂爲赤化。毋亦過當。但吾人靜觀默察。中國之有共產黨。潛在耶。原不始自今日。及五四以後。活動漸就開明。迺以國家多故。 共產黨活附麗於羣衆運動之內。面具時變。內幕則一。中國進步之政客軍人。方以羣衆運動爲對內對外政治鬥爭之新法。論其初志。固未嘗願供共產黨人之驅策。然使一存利用若輩叫囂隳突之心。則結果將爲若輩利用爲之傀儡而不自知。故羣衆運動未嘗不可用。而不自開通民智立其基•與夫具深刻之眼光靈敏之手段足以制裁共產黨之活動者。則任何標榜。將不知不覺爲共產黨開露天學校以爲宣傳之所耳。且夫共產黨爲目的不擇手段者也。若輩至今猶口口聲聲擁護國民黨忠於中山者也。而其所以侵蝕國民黨消滅國民黨精神之陰謀。則誠如記者前期所已言。（見本報二卷四十六期國民黨中之共產黨人）今則方欲以施於國民黨之故智施諸軍閥矣。夫共產黨以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爲標榜。宜獨於軍閥而能相容忍。然觀諸今之共產黨人。則幾有與軍閥狼狽之勢。前此奉軍在滬。共產黨人。日日奔走邢士廉之門。凡有呈文函件。所以恭順者甚至。奉軍却走。浙軍與師。共產黨人則又頌孫傳芳爲義師。觀此反覆之間。則知彼熱中人用心之苦。亦非眞有愛於某閥。無非欲於軍閥掩護下求活動及實行以毒攻毒之惡計耳。凡此諸端。事實昭然。夫軍閥之敗亡。吾人復何所顧惜。特恐軍閥未能剷除。而社會下部。發生動搖。將使補苴無策。毒逋萬世。爲可慮耳。世尙有不自量力之軍閥。欲引共產黨人以爲一己吶喊者。不可不廢然返矣。

共產黨之破壞的方法。吾人以其不適國情。因無可以贊成之。而共產黨人復執拗其方法而不肯絲毫有所變更。遂不能不反對之。然其根本的思想。吾人未嘗不予以同情。蓋社會果循目下之軌道以生長。貧富不均。苦樂懸殊。揣其結果。卽不以赤黨之宣傳。而根本動搖。亦必由人類不平之一念。以引起騷動。勢之所趨。無可避免。況以中國現在政治之不良。戰亂頻年。民生憔悴。已到極處。除軍閥官僚以搜刮獵得巨貲外。其眞以興實業起家擁貲千百萬者。環顧國內。能有幾人。故歐美社會。以資本家勞働家之對峙。而儼然階級爭鬥之形式。返觀我國。則幾無所謂資本家。果合勞働者之力。則所謂資本家者。不難一攻卽倒。故以中國富力之薄弱。

不足以言階級爭鬥。復以貧者多而富者少。社會生計。日趨困難。則吃飯問題。必將爲社會組織破壞之大動力。然經此破壞。以國際環境之未能改善。或將未必能從此得一更新之途。轉爲新式的或舊式的野心國家所吞併。以入於亡國滅種之途。此誠爲我國朝野人士、所不可不警惕。亦非盲目的反對赤化所能挽回者也。

由上觀測。吾人殊不欲以反對共產黨之手段故。遂謂中國社會貧弱、生計困難。可以不加補救。竊其綱要。則休養生息。修明政治。實其首要。蓋所以致中國於貧弱之現狀者。實惟循環不息之內戰。而內戰所自興、則以政治未能入於軌道。倘能上下悔悟。早日息爭、以政府之力。輔助人民以增加全社會之富力。全民樂業。則不平之念泯。共產黨人。無由資其挑撥、否則。即不赤化。亦歸於盡而已。

（十二月十日）

「非戰」

菱伯

頻年內亂。戰爭不已。軍事所及。地方必遭糜爛、士兵傷亡枕藉、以民命爲犧牲。視用兵如兒戲。顧其結果。亦不過打倒對方。謀本系勢力之發展。幸而戰勝。則席其餘威。爭權利。奪地盤。對于國計民生。罔知顧惜、前者仆、後者興。往復循環。以暴易暴。故人民日處水深火熱之中。政治常呈阢隉不安之象。國勢阽危、生靈塗炭。推原禍始、何莫非窮兵黷武之軍閥所賜耶。國民鑑于武人之專橫、戰禍之慘酷、於是奔走呼號、以廢督裁兵爲消弭戰事之不二法門。然彼軍閥方謀厚集兵力。爲權利之護符、今反與言裁兵。是不啻與虎謀皮。匪獨於實際無補。且適足以助長其迷信武力之心。終至擁兵愈多。而戰事愈易暴發。往者猶隔年一戰。今則一年之中。戰事數起。莽莽神州。幾無甯宇。紛亂擾攘。益無已時矣。

兵兇戰危、夫人而知之矣。彼擁兵之軍閥。與身冒矢石之士卒。甯不知耶。知之而故犯之。行險僥倖。授人以可乘之機、將領有身敗名裂之虞。士兵有身命不保之患。戰之犧牲。不爲不大。而迷信武力萬能之武人。既以此爲爭奪權勢之利器。故常不惜出於一戰、倖而勝。猶可逞其淫威。睥睨一世。稱雄一時。獨怪彼供人驅使之士兵。徒以貪得區區之餉糈。戰時以性命爲孤注。戰勝無絲毫之利益。以代價之至微與犧牲之至大。是豈眞所樂爲哉。不得已耳。吾逆知其厭亂之心。惡戰之意。必較常人爲尤甚也。歷年內亂。戰事之變幻莫測。因驕而致敗者有之。因將士不睦、內訌而敗者有之。惟其主動在將。士兵則未嘗有所表示也。此次郭松齡反奉。兩軍相持於綏中錦州間、於戰事正急之期中、忽然發現兵士非戰之傳單。且有郭張皆爲我仇敵、勿以十元而賣命之語。郭張兩軍中。自得此項傳單後。士卒皆有厭戰之心。而無奮勇之氣。說者謂此實爲天意厭亂。民治潛勢力發展之朕兆。然則今後之戰事。果有澄清之望乎。是又在吾國民之最後努力已、夫軍閥之所恃者兵耳。故其勢力之消長。常以兵之多寡爲衡。而兵之所以可恃。又全在其能供驅使。爲主將效力。兵而厭戰。則向之所謂武力主義。已不可恃。而具有打倒軍閥之能力者。其爲兵乎。使全國之兵。均有澈底之覺悟。視無故興戎者爲公敵。不盲從。不輕戰。則軍閥縱欲肆其淫威。亦不可得。國是前途。胥是賴耳。

抑尤有進者。國家養兵。原爲保衛疆圉、故軍人之責任。亦不外防禦强暴、維護安甯。夫爲捍衛國家而戰。乃國民應盡之義務。爲社會之公安而戰。係軍人份內之責。犧牲個人。爲國家爭光。爲社會造福。誰曰不宜。非然者。人民又何必以有用之軀。犧牲于無謂之內戰耶。且用兵首在正名。無名之師、未有不敗者。我國連年內爭、無一不揭櫫護法之旗號。以淆惑觀聽。

實則均係為私利而爭。蓋擁兵衆多者必驕。勢力薄弱者常憤。驕憤之極。皆不能免於一戰也。戰爭愈久。則黨系愈多。今日聯甲。明又聯乙。翻覆無常。致釀成今日混戰之局。然國民已久存厭亂之心、軍士茲復有非戰之論。國內軍閥其亦知所猛省乎。

國民今後之工作

心冷

吾人試觀十四年來中國之歷史。其最足以使人記憶者。厥為軍閥之互為消長。無有已時。當其興也。無不跋扈恣肆。任所欲為。于是視中樞若僚屬。藐法令如弁髦。居之者既頤氣而指使。事之者復曲意以逢迎、驕縱之心。日益强固。顧若輩大半起自草莽。無識無知。既乏經世之才。復無治國之能。不得不使一二政客、為之畫策。此政客者。始則阿諛以固位。繼則窮思以圖利。而軍閥固猶懵然未覺。高枕酣然。惟政客之惟利是競也。遂致行多不義、國家體面不之顧。民間疾苦不之恤、循至民怨沸騰、集衆矢于軍閥之一身。其他軍閥之蠢然欲動者。乃視此為自身活躍無上之機會、于是以民意為標幟、起而施以攻擊。昔之叱咤風雲者。乃不得不偃旗息鼓以去。代興之軍閥、抑且揚揚得意。詡為己功。而不知民間潛勢力之足以倒軍閥而有餘也。顧國民囿于數千年對政治放任之積習。既鋤强暴。便耽晏逸。除惡未盡。蔓斯難圖。後之軍閥。遂得踪潛而起。然代興者苟能鑒其前車、以休養民生。修明治理是務。則民有后來其蘇之感。無不樂予扶助。第彼貪慾無窮。復孜孜以求利。一人之力不足。更益以無數政客之取求。嚮之引為罪惡而撻伐其人者。今乃無不一一躬蹈之。以自趨于滅敗之途。然而後之繼者。因未嘗引為殷鑒。甘作投火飛蛾。遂使十四年來之史冊。徒傳武人之殘殺起仆。而國是前途。愈不可問。良可慨已。

是故軍閥不足患。惟軍閥而為政客操縱則可懼。為民除害者不足信。惟國民奮起除奸斯可成。果能盡其全力。使昧良之政客不得逞其計。則軍閥失其爪牙。乳虎雖猛。固未足以傷人也。

曹錕吳佩孚之敗也。病在窮兵黷武。即起而討之者。亦未嘗不以此為聲討之標的。然而一轉瞬間奉張復以野心勃勃為人指摘。羣起攻之。是則軍閥循環消長之理。固可覩已。抑吾人處此時局嬗變之際。默察情勢。殆又為軍閥新陳代謝之機。往者因已生日暮途窮之感。來者則方興蓬勃奮發之思。此後軍閥之是否能長保其威嚴。胥當于此時決之。是故國民今後之工作。不當徒以打倒軍閥之空言為標榜、以召夸大無實之譏評。尤須力促軍閥之覺悟。使毋信任政客之詭謀。蓋軍閥既恃政客之力以興。則政客實足左右軍閥而玩弄之。試觀歷來軍閥之失敗。幾無不種因于一二小人之手。苟能動以至誠。曉以利害。則軍閥猶人。未必終于為惡。吾人姑毋論軍閥之實權如何剝削、國是之前途如何措置。但使軍閥能屏政客而勿聽、就其所據之地、實行治理。毋行苛政。毋萌野心。則民生安樂。庶幾得若干時間之甯息。而軍閥自身之地位。亦得益臻穩固。然後執政者徐圖整飭。乃得漸循正軌。

是故吾人無奢望。但望新興之軍閥、時時以覆敗者之前車為鑒。勿為政客利用操縱。而國民方面。尤宜時時督促軍閥。使遠奸佞。同時須注意于政治。勿過放任。然後政客無所用其技。則軍閥雖多不足患。社會國家之改進。始有望焉。



香港最近之觀察

鄺笑菴

香港為英國遠東殖民地之第一要樞。亦掌握吾國南方之咽喉。英國與吾以香港得失其損益乃至顯著。上海五卅慘案發生以後各地愛國運動。風起水湧。粵中民氣。視諸各地。未嘗稍減。是以沙基流血。香港罷工。亦同時實現。且貫澈持久而戰政策。平素以威儀自重之大不列顛人民。至此乃淪於無所措手之境界。遂雖勸令一般親英之華人。奔走調停。以期回復香港原狀。然夷攷其實際。港政府未思誠意退讓。粵政府亦以軍事解決。正可整頓全神。應付外交。故調停云者。未敢信其即有把握。記者以夏歷八月上浣。襆被作香港之遊。十月上浣。鳥倦而還。居留香港時間。前後兩越月。在此時期。耳聞目擊。足證香港已入恐怖景象。而粵政府之外交。無形的入於勝利之途。記者嘗據是而發生感想者四。(一)各省當局對于外交政策。皆能如粵人之決心。則外交即不完全勝利。亦不致淪於失敗。(二)粵政府之遺棄香港華僑。即所以懲其媚外之間接辦法。未嘗以不正當之慈念而誤大計。(三)英國外交。稱名于世。其强悍亦居各國之首。粵政府不畏强禦。起而擊之。若英而怯。則餘子可皆怯。(四)黃埔建築商埠。唱之多年。商人咸以香港為桃源。而不一盼黃埔。今則有促成築埠機會。且促商人投資內地之覺悟。記者既有此四感想。竊以為今日香港之情形。國人實有注意之必要。因詮述兩越月見聞如下。

(一)交通　香港之所恃者。厥維交通。輪船之往還各地。外而歐美日本。內而威海衛青島長江上海廈門汕頭廣州梧州暨全粵內地商埠。故英公司太古怡和鐵行等。噸量至高。其尤關係重大者。則為航行粵省內地各輪船。蓋香港生命。所賴以維繫者。中外貨物之出入。香港非能生產以自給也。自五卅慘案發生。廣州及香山江門、佛山大良各商埠。凡容納貨物之出入者。皆直接相與斷絕交通。其次則粵省東部商埠如汕頭汕尾等。亦相繼與香港停頓交通。西部如水東海口各處。遂因蔣軍收復高雷。亦施行抵制香港交通政策。故亦無貨物往還。香港米糧。素恃安南及星洲之接濟。倘蔣軍連瓊崖而下。附近瓊崖航路。亦加以相當之取締。則安南星洲赴香港輪船。須略繞道。恐香港糧食。亦受影響。他如各項日用必需貨物。又倚粵省內地接運。方能活動。各國運來貨物。又必轉入內地。方能銷去。然四方八面交通俱感不靈。是香港不難變為孤島。誠以今後香港之交通。祇有往還各國暨上海威海衛廈門而已也。

(二)商務　香港商務。居吾國南部之首席。亦英國殖民地之重要者。目前狀況。竟一落萬丈。記者曾略調查。概述如次。(一)南北行金山庄南洋庄等字號帮。每年運輸貨物出入口。為數為香港運輸商品之最高者。然自夏歷五月至今。則皆束手待斃。會無絲毫貨物之經營。蓋受交通不靈之影響也。(二)洋行倒閉。以英行最甚。計著名如洛士利紹昌等十餘家。均已歇業。英商損失。聞達三千萬元。(三)據司法衙署消息。數月以來。商人報窮者。案達一千二百餘起。向政府報告倒閉商業者。達三百餘號。其不報窮負賬而逃。不須報告倒閉之商店。且復不在此數。其蕭條可見。(

四）輪船停擺於香港港內者。大小共三千餘艘。（五）各商店營業狀況。大部難支。華商方面資本雄厚如永安、先施、大新、麗華、昭平、安樂園等公司。營業亦皆大受影響。此次港政府對英政府爲三千萬大借款。現以此款轉借諸華商。上述公司中聞有借九十餘萬者。有借六十萬元者。有借一百萬。其他華商亦皆爲借債度活。而以其不動產爲抵押品。（六）中外銀行。大都外强中乾。各銀號（銀公司）亦難健存。經濟上之恐怖亦莫名狀。（七）華洋間訂約各項貨物。雖約期已至。然各恃此特別環境。廢約不顧。一切欠項帳款。亦多藉口不過付。（八）商場上原有信用。皆不能適用。于日前港政府明知其違法。顧亦莫奈之何。凡此數者。皆足使香港根本入於無秩序境界。且元氣亦漸斲喪無餘也。

（三）金融　香港金融大權。久操諸匯豐銀行及有利渣打等銀行之手。然該行亦僅發行紙幣而已。故香港硬幣至少。五卅慘案發生。旅港華人原有七十餘萬衆。至此而離港者約十萬人。港政府大爲驚駭。乃首注意于金融方面。關於款項出口。限制尤嚴。每人祗許携帶五元。初則各項銀幣。統在禁止出口之列。今則劃定香港紙幣硬幣鷹銀三種在限制之列。首飾仍不能出口。其在市面，積極提高香港紙幣價格。通常每港幣一元值廣東小洋十三角零。值大洋壹元零四仙以上。金磅價格，亦超出平時。至於匯兌。則可照常。故匯兌之經營者。反獲相當之利益也。

（四）華商　香港人口。約達七十餘萬人。華人幾佔六十萬人。經營事業。以工商爲主要事項。但五卅案發後。工業停頓者十之七八。商業因工業停頓而停頓者。又十之七八。其維持市面形式者。祗酒樓茶館戲院而已。故香港政府曾示意華商。組織工業維持會。以爲間接維持商業之政策。蓋香港商業。操縱於華商之手。至爲偉大。若南北行金山莊南洋莊等固爲華商所經營。卽香港不動產及股份票之所有權。華商亦佔總額之六七。是統觀華商之損失。莫可以道里計也。至於不動產及股份票最近價值。僅得值十之三四成。且仍無人過問者。其困況可概見矣。

（五）英商　英商恃香港爲英國殖民地。故在香港所得，無一不是優異於各國。據聞英倫方面。以蘇格蘭一島。每年運輸工業品到香港分銷東方者。計達數萬萬元。香港自夏歷五月至今。蘇格蘭之損失。已達七千餘萬。其他船務之停頓。股份票貿易之不開市。各種洋行之倒閉。金融之短絀。在在予英商以絕大影響。最近運輸貨物出入香港及粵中內地方法。乃先由香港裝儎到滬。然後由滬換船以入廣州。其由廣州出口往香港者。亦先由廣州到滬，然後換船到香港。計其耗銷船費時間及損壞貨物者。尤爲不貲。卽所得亦微乎其微，然英商所以不得不如是者，以英倫星洲各處運到貨物至衆。不能不爲此苦心之經營。抑聊爲點綴市面活動。復不得不如是也。然亦可憐矣。

（六）市面狀況　香港市面，蕭條肅殺。幸治安無大影響。當五卅慘案發生之初。工潮洶湧。謠言朋興。香港政府。一面示意親外之華商。組織工業維持會。專從事杜禁工潮發生。一面實施戒嚴。查緝歹徒搗亂。工業維持會主持者乃何世光等。現更進而組設工商協作社。由香港政府封用華僑旅店爲辦事機關。積極以吸收廣州方面工人之回港。並取出糾察隊以保護回港之工人。戒嚴政策。佈置至完密。接近華界之深圳沙田一帶。皆分調英印兵駐防。連營數里。香港港口。則加派檢查員。站立各碼頭及各重要區域。嚴爲搜檢。雖行旅不免感受騷擾。郵政電報檢查尤嚴。郵政凡新聞紙雜誌信件。皆不輕易放過。其意似斷絕中國與香港文化交通。電報則所有暗碼。皆不傳遞。故消息大都延滯。各檢查員。華文者則以華

人任之。英文則英人任之。日文初欲委日人辦理。顧日人嚴爲拒絕。不肯爲港政府利用。是以幸免於檢查。然吾人對此。未嘗不深嘆香港華人劣根性之深厚也。各商店因營業停頓。各項貨物。悉舉以賤賣。故「大減價」字條。遍佈通衢。商店招租招頂者。字條亦琳瑯滿目。至於商店倒閉而拍賣者。日有所聞。屬此類者。以經售英國貨物及絨布等爲多。酒樓雖能勉强支持。然在蔣軍未下高雷以前。較爲樂觀。現則非貶價賤賣。亦難生存。戲院原有太平、高陞、寶興及新戲院。現高陞已停閉。大平近曾邀京伶碧雲霞到演。然京劇非粵人所習。故演一越月。所獲僅二千元耳。其餘影戲院亦有數家。營業頗無可紀。茶館本恃食品以自健。然近來港中習尙。一似盡趨於肉慾作用。故必有所謂「女招待」者。作文君之當壚。始邀茶客之光顧。否則亦無人過問。港中交通。仍無變動。除電車之外。凡肩輿及東洋車。取值以一角起算。其昂率亦殊令人一驚。至於廣州方面之政治軍事外交政策。亦嘗喧囂于市面。蓋直接間接。咸與香港前途有密切之關係。在香港多數人觀察。政治事項。皆懼廣州政府施行共產制度或蘇俄政制。且懾于殘殺傾軋之實事。未嘗予以同情。幷以廣州政府指港中華人。皆帝國主義之信徒。故以不容留港中華人爲言。港中華人。又未嘗不憾廣州政府也。軍事事項。港中華人同情于蔣介石之驅逐胡許及削除梁鴻楷李福林卓仁機等軍權。幾爲一致之主張。眞誠趨向於陳炯明者。則十分之三四耳。因港中華人國家觀念薄弱異常。是非之見。隨時變而表露也。外交事項。對於廣州政府舉動。毀乏參半。毀之者有商業財產之關係也。譽之者。謂能伸吾國不振之氣也。要之。市面情形。多事多言之情形也。

（七）調停者之奔忙　香港目前困況。本爲香港與廣州兩政府之外交問題。非工商問題。茲之調停云者。乃以工商界露面。兩方政府皆站在後台。利於已者則許之。損於已者則拒之。是調停能成功否。本無甚可靠之希望。特參加調停之人。謬希成功而已。調停空氣初發生。緣於廣州楊西岩與香港謝樹棠之往還。楊得廣州政府指使。謝得香港外人授意。楊謝奔走廣州香港多次。最近乃有廣州四商會代表到港。與港政府派出四全權代表赴廣州之舉。據聞港政府承英京理藩院意旨。暫擬退讓，廣州政府則提出條件。有完全收用罷工返廣州之工人。及補給數月停工期內之薪金。復有要求交還九龍租界與廣州政府之說。依此以觀。恐調停者雖極奔忙。或亦徒費心機。以港政府暫行退讓與廣州之嚴酷條件。其無誠意調停。無軒輊也。

香港之市街

（八）港政府之恐怖　港政府對於此次事變。未嘗不深畏忌。故前督史塔士氏不欲持之過激。願旅港英人。皆欲貫澈平素所抱主義。咸請願於

英政府以武力對付廣州飛機礮艦之進駐港中。職以此故迫史氏去而新督金文泰氏來。金氏本較熟悉粵省民情。到港之初。曾宣言秉承英政府命取嚴厲政策。解決此項事變。然到港僅半月。即命華人代議士周壽臣羅旭和二人。佈滿和平空氣。想亦窮於應付矣。至於金融事項。隨政府既得英政府允借三千萬。遂計畫容納商人之轉借。聞現已借出者二百六十餘萬。磋商中二百二十餘萬。惟商人借款附帶條件。乃祇許維持本身商業。不准別項支銷。其恐怖情形。未嘗不着着表露。他若戒嚴雖調停聲浪甚高。然未稍覺寬鬆。蓋始終處於驚惧境界也。

香港事情。以數月來之奇變。亦可謂出於意料。而港政府之創痛鉅深。亦無可比擬。據香港英人方面傳說。咸指廣州政府之背後。乃有俄德兩國站立。其間俄德兩國之後。又有第三國際站立。第三國際對於英國殖民地。均特別施以革命之宣傳。故香港目前狀况。不可謂非此影響。即不然今後對華外交。亦不應以八十年前之眼光應付云云。英人此種觀感。吾人不欲斷言。蓋外人對我。固善於相詆。亦善於相壓。特吾人從外交上着眼。廣州政府與其民氣。總可許爲光明的奮鬥。向打破强權戰線而前進。應有極端擁護之必要。英國果欲保持東方和平大局。誠宜有以自處也。

影戲之感化力

弩

美國芝加哥某醫院。近于一星期內。叠有三人先後赴該院。願以其血。貢獻于病人。俾患弱症者。可以恢復康健。第一次到者爲一青年。方二十二歲。自稱身體甚健。其血可用以治病。次到者爲一中年女子。願以一身所有之之血。悉用以治病。雖死不至爲世間之廢物。第三次到者亦爲一青年。願以一身供作醫家試驗品。在此試驗中。彼勢將流血而亡。但彼視死如歸云。或謂在該院左近。同時何加有如許人。願如此犧牲其生命。此甯非一不可解之事耶。後往調查。知其時該地曾映一影片。中述一烈性男子。願以其血。救活世人。故效者紛起。于此可見影戲感人之深。



北極現狀

北極探險家Stefansson著　受百譯

以前希臘及羅馬人士。對於北極情狀。有種種懸揣。實則十九錯誤。實際情形。並不如是。自北歐人民於紀元後九百八十七年。發見格林蘭後。世人於北極眞狀。漸略知一二。但直至近數年間。吾人方能將自古相傳關於北極之神話闢去其一部分。希臘羅馬人士之思想。其勢力在今日仍未全衰。吾人猶有深信其言為不謬者。彼等謂北極地面廣大。因氣候過寒。故其地絕無生物。彼等見其本國高山之巔。為積雪所蓋。無動植物生存。故以為無論何地。若雪厚數寸。亘數月不融。則絕對無動植物可生存。並謂北極降雪極多。尤絕無生物踪跡。俄國中部以北。即為沉寂世界。古代地理學家斯特累波氏。則謂蘇格蘭以北。無動植物生存。是乃自古相傳對北極情狀之推測也。

迄今二千年來。人類之科學智識。已增進不少。而此種謬誤觀念。猶未盡除。初以為北極相近無生物之地。幅員極廣。大凡加拿大之大部分。阿拉斯加。挪威及瑞典之大部分。芬蘭全部。以及俄國之大部分皆以為無生物存在。後智識漸增。此死鄉之範圍。亦隨之逐漸縮小。斯特累波氏以為蘇格蘭以北。即無生物。實則於紀元後八百六十年。愛爾蘭人發見挨斯蘭（即冰洲）其地固有生物也。當哥倫比亞時代以後。有英人及荷蘭人在斯匹次北根（Spitsbergen）發見動植物甚多。其地則在北極圈內也。自此世人漸知以前以為無生物存在者。實屬大謬。但以愚所知。直至一九一二年。方有人作有系統之論斷。謂世間無地無有生物焉。

北極居民之工作



阿拉斯加人捕鯨

但雖有人引證事實。詳加探討。謂北極有生物。而仍有固執不化者。直至去年冬間。尚有著名之北極探險家。以為海內生物。其生存向北實有一限制。過此限。則無生物。近有人乘飛機至近北極處。見一海豹。深為駭詫。蓋彼亦信北極無生物之說。至是方覺其觀察之錯誤。而今則其說實已成陳跡矣。

吾人於希臘人士所稱北極無生物之說。所以積久而深信不疑者。一部分實因吾人亦與彼

等相同。究不知動植物在何種氣候下。乃不能生存。數年前曾有人發現有某種植物。能在沸水內蕃殖。又有人發見有某種植物。能在北極初春時生殖。其時該地氣候。夜間在零度下二三十度。晝間在零度上一二十度。似其嚴寒而生物仍能存在。如在阿拉斯加以北之海洋內。動植兩種類極繁。有纖細之微生虫。有偉大之鯨魚。其氣候則多在冰點以下。約達法氏寒暑表二十八至三十一度。由其可知因氣候過寒而使生物不能存在。其說實未可深信也。

近有甚多探險家。以爲北極之情狀。自北歐人民移殖格林蘭以來。已漸有變遷。其說確否。因證據甚少。頗難斷言。但有一點。爲吾人所確知者。卽於近百年間格林蘭之東岸。大都爲浮冰所阻塞。登岸時較由西岸爲困難。此種情形。古時或已如是。正未可知。因北歐人民移殖時。大都由該島之西岸登陸。由此可知其時東岸已爲浮冰所阻塞矣。

當耶穌紀元後九百餘年時。挨斯蘭居民。非從事於畜牧。卽於海上行刼。格林蘭居民畜牧者亦甚多。故今日學者有謂格林蘭於千年前其氣候必較今日爲溫和。此說確否。未敢臆斷。但知北歐人民。前曾於該地經營牧牛業。進行甚發達。且有考古家在該地發現牛之骨骼一百零五具。處於一牛欄內。據此可知其時牧業之盛。有人推測當中世紀時。每年並有牛油羊毛等物。由格林蘭輸赴歐洲。此非無稽之談。現今

北極居民之住所



哀斯克木斯人之鯨骨屋

世界商業競爭日烈。凡有可生利之道。人民無不趨之如鶩。將來或將利用格林蘭。以經營畜牧業。現丹麥人民。聞已有從事於此者。數年或數十年後。吾人或又可由格林蘭將牛乳而輸赴歐洲。但其時該地居民必已增多。卽有產品。必將留以供當地消耗。無餘量可出口也。

近格林蘭有某部冰河逐漸擴展。有某部則漸退縮。於阿拉斯加南部有數冰河。退縮甚速。但決河之漲縮。不必爲氣候寒煥之直接結果。冰河之存在。亦非全爲氣候嚴寒之故。如西雅圖。卽在冬季結冰之時亦甚少。但時有雪塊自山巔下墜。成爲冰河。此蓋因山峯甚高。非因氣候嚴寒也。北極之地。較西雅圖爲寒。自不待言。而因空氣乾燥。雪塊轉不常見。如著名北極探險家勒夫威爾（Leffingwell）。在阿拉斯加北部諸山巔及北極圈百哩以北之地。並不見有冰河。而在較南之地轉見有冰河甚多。阿拉斯加北部之無冰河。並非一新有之事。當勒夫威爾探險以前。卽已有科學家推測。謂其地於冰結時代。卽無冰塊。當上古時。阿拉斯加之北部無冰河。而南部則甚多。其時紐約地面。方全爲冰雪所覆。以古時之阿拉斯加北部與紐約相較。可知冰河之有無。並不全與氣候之寒緩有關。蓋其時阿拉斯加北部。當冬令必較紐約爲寒。且冬令時間亦較久。何紐約有冰河。而阿拉斯加轉無也。又有人推測。其時北極之平原。必多草木。阿拉斯加北部。當夏季必酷熱。且有草

木花卉蚊蚋牛羊鳥雀等物。與今相同，且不但該地。即北美洲以北諸島亦莫不如是。信如此則北極無生物之說已不攻自破矣。但今日於各種小說報章。甚至學校之課本。仍有謂北極無生物者。此實不可不改正也。

當中世紀時。一般學者大都以爲若由葡萄牙沿非洲西岸向南行數百哩。將達氣候酷熱之處。其地海水長日騰沸不止。陸地全爲火焰所籠罩。蓋以爲該地距日祇四十哩。因日光過烈。故有此現象。彼等以爲其地之北及南。動植物皆可生存。但雙方爲火帶所隔。不能相往來。當中世紀時一般學者皆以爲北極嚴寒。南極酷熱。西地皆無生物踪跡。但後葡國王亨利派船赴南方探險。甚至週游非洲南部而歸。並未遇有此酷熱之地。是時方知此爲子虛烏有之談。但北極無生物之說。較熱地無生物之說爲難打破。蓋北極之寒氣。雖不必損及生命。但足使航行者感及困難。吾人欲以船橫過北冰洋。其事不能如橫過熱帶大西洋之易。易前人以爲日光直射赤道。人遇之卽被焚斃。後身臨其境。方知此說之荒謬。但北極中心不能由船直達。故未能實地證明其地無生物之說之荒謬。因之葡人打破熱帶無生物說後數百年。而此說猶未能剷除。按現今氣象學家已證明。地球在現代並無面積廣大之低地。因氣候過熱或過寒。使植物不能生存。無論水陸。凡植物能生存則同時必有動物依植物而生存。且必有他種食肉動物依此種動物而生存也。

吾以爲北極周圍若。寒有面積廣大之陸地。其高度及與平度與澳洲相仿。則其地當七月間。將與熱帶同一炎熱。或且過之。此說必爲普通閱者所懷疑。實則完全根據常識。其理由甚簡單。譬如吾人用電燈。每月所付電費之多寡。須視每小時用電若干。共用幾小時而定。凡一低平之地。其氣候之寒暖。亦須視每小時受日光之熱度若干。每日射光幾小時而定。試將每小時受熱數量與每日受熱時數相乘。所得者卽爲該地之氣候。以前科學未發達時。以爲每日之氣候。須視每小時受熱若干而定。並不計及該日受熱之時數。故歷來教科書內。多謂日球向熱帶所輸熱度倍於向寒帶所輸者。故熱帶常熱。寒帶常寒。實則譬如下午之氣候。並不全藉該時所受日光熱度若干而定。尚須視以前數小時已受有熱度若干。在赤道每日日光計射十二小時。並無參差。當夜間十二小時。乃將所受熱度漸行散放。故赤道近海之地。永無嚴寒之氣候。在北溫帶有數處。當冬令時在二十四小時內。日光祇射足八小時。結果氣候嚴寒。有數處。則日光祇射六小時至四小時。甚至祇有二小時。因之日光所輸熱度甚少。當冬令時愈趨北日光愈少。氣候亦愈寒。北極有數處當冬令時完全無陽光。其寒可想矣。

（待續）



關稅特別會議實錄（六）

心冷

最近一週內。因時局之急轉直下。遂使關稅會議不得不陷于停頓之狀態。據聞在此期間。預備隨時開委員會。以存關會名目。至于所有重要事件。或關于原理。必須大會全體方能决定者。則俱停頓不進。五日下午五時。我國委員在居仁堂開會。由沈瑞麟主席。召集中國專門委員討論裁釐及落地稅辦法。同時擬具說帖。預備提出于中外分股委員會。

中國委員之臨時附加稅用途宣言

當上月二十一日第二組委員會之附加稅用途分科委員會。我國代表顏惠慶會提出我國對附加稅用途分配之具體辦法案。並當場發出「中國代表團關於臨時附加稅用途之宣言」。此宣言迄未對外正式發表。國人只知有四項用途。未窺全豹。而所謂最注重於建設事業費者。在宣言中亦置於第三位。故記者認爲實有追誌之必要。爰覓得宣言原文。補誌於后。

中國代表團關於臨時附加稅用途之宣言

查華盛頓條約第三條所載徵收附加稅之用途。前經華會各國代表團提議多端。其提議之宗旨何在。姑置不問。要之。如關係國之爲此提議。皆出自友助中國之精神。絕無干涉中國內政之意思。此乃當時訂約各國。（連中國在內）訂定該約第三條。准許特別會議議決用途之本意也。

中國政府現在預爲聲明。將卜開附加稅收入。充作下列四項之用。

（一）裁釐準備金　查釐金行之已久。爲中國主要財源。尤爲各省稅收大宗。計其收入。至少約達七千萬元。就沿革論之。若無抵補方法。不易遽行裁撤。然中國政府對於裁撤此種徵稅制度。頗抱决心。以求解除中外商業上之障碍。惟同時卽須預籌的款。以抵補中央政府暨各省財政上之損失。故提議分撥附加稅之一部分收入。作爲此用。

（二）整理中國無確實抵押之內外債　中國代表團在華會曾聲明中國政府始終以維持國家信用爲主旨。當一九二一年冬至一九二二年之際。債務總額。不及今日之巨。然在過去三年內。所有無確實抵押之內外債務大爲增加。故中國政府於分撥增稅收入之時。應視整理國債爲第二要務。

（三）建設費　中國政府欲廣興建設事業。如敷設鐵道。築修道路。疏濬水利。等皆需鉅資。方能開辦此種計畫之成功。不僅增進中國經濟與社會狀况。且必使各國商務。胥受其利。此又無待煩言者也。

（四）緊要政費　現在中國財政困難。應分撥此項附加稅收之一部分。作爲中央政府緊要政費。深望各種無確實担保之債務。一經整理之後。則政費之所需。給於此項財源者。當不甚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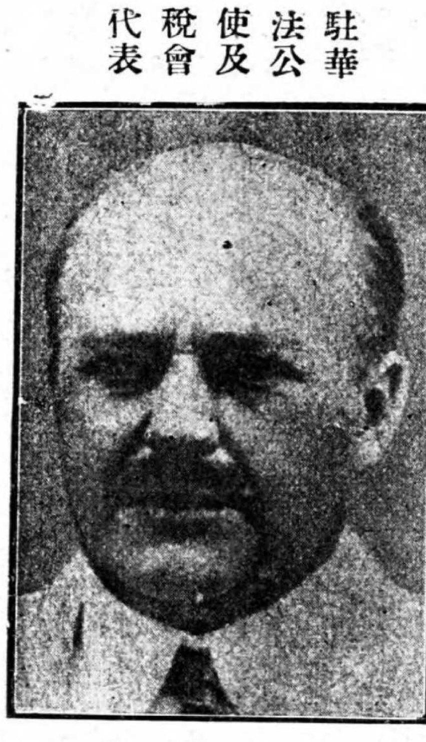
中國政府以爲如能實行此種用途。當可使中外人民。均受其利。但華盛頓會議時。曾計議華盛頓條約所規定普通品與奢侈品之附加稅收入。實不敷供給現擬用途之用。今亦爲一般人所公認。故中國政府不但須權衡緩急。分別酌定款額。俾所擬計畫。得以依次實行。且須將附加稅率增高。以期用途得以辦成焉。

中國提出之裁厘辦法內容

當關會初開時。財政委員會曾擬有裁厘辦法大綱。（曾見本報二卷四十三期）嗣經中國代表向關會第二組委員會裁厘分科會正式提出。略有增删。茲再刊錄如下。

中國提出裁厘辦法內容

第一條。左列各項國內通過稅。無論為中央政府收入。抑為各省收入。概行裁撤。（甲）釐金。統捐統稅。貨物稅。鐵路貨捐。及其他異名同實之通過稅。（乙）商埠五十里內外及其他常關。（丙）正雜各稅捐中有通過稅性質者。



馬太爾氏

駐華法公使及稅會代表

第二條。前項應行裁撤之通過稅。無論其徵收時期在發送之時。運送之途中。或到達之時。凡徵課於通過貨物之一切稅捐。均包括在內。

第三條。關稅通過稅裁撤後。從來在常關釐卡徵收之稅中。不屬於通過稅者。報告於財政部。由他種徵稅機關徵收之。

第四條。監督徵稅之各機關。按照前三條規定。依通過稅與否而分別應行裁撤與否。詳細調查其稅額數目。於一定期間內報告。

第五條。依第一條第一第三兩項而裁撤之通過稅。則為中央之損失。但政府各按其收入之不足。分別抵補之。

第六條。政府依據民國成立以來各種國內稅捐之統計調查。以其最多額之期間。作為平均標準。先將前條之損失概數預算稍多。以定抵補方法。斟酌內外狀況。同時或分期實行裁撤之。

第七條。以關稅附加稅之收入。先行抵補中央及各省因裁撤國內通過稅所受之損失。但關稅附加稅實行之先。有裁撤國內通過稅之必要時。或難實行。而附加稅收之預計不足抵補時。政府發行相當公債充之。

第八條。前條之抵補金額。非至各省區所設新稅。得以抵補各該省區通過稅裁撤之損失。中央政府不得停止支給。

第九條。國內通過稅裁撤之確數及抵補額有過不足時。及於第三第四兩條規定之裁撤不裁撤之標準。財政部與各省區間之見解相異時。由財政善後會議協議決定之。

第十條。本大綱由執政令由財政官廳及關稅特別會議委員執行之。

法美兩國最近表示

美國　美使館接美政府訓令。關稅會議中國所提過渡稅辦法。有關係各國。均以軼出華會範圍。難予通過。又中國時局。無論如何變動。美國仍當本華會精神。以誠意贊助中國。至加稅一事。應查察中國之需要及現勢。與各國代表協議一切云。

法國　五日法瑪使赴外部晤沈瑞麟。通知法政府贊同中國關稅自主。同時表示願悉中國政府裁釐計畫及其釋義。因法政府看法。一經裁釐。外貨輸入華境。只須納進口稅一次。其他各種徵稅名目。應一律取消。沈答謝法政府贊成關稅自主案。但裁釐辦法。事關中國內政。未便受任何條件。難承受討論。法使館消息。各國多不主關稅停會。對奢侈品增稅。宜烟重而酒輕。並盼滇越通商。訂立互惠協定。振興中法間商務云云。

據美國聯合新聞社發表論裁厘加稅問題文云。北京中國人士似贊成以過渡關稅作行政經費。並貼補各省裁厘之損失。籌還內外債則俟諸實行自主以後。暫時如日本所擬辦法。停止扱還。會議之中。有提議將所加過渡稅作建設事業之用者如添造鐵路、卽其一端。但論者以爲三年期內此議不值得研究。自專家及代表等歷次會議以後。各代表又自相非正式討論。乃定奪必須先將厘金名目下一斷論。究竟何者爲厘金。因各省所抽貨物稅。幾可盡目爲厘金也。此外尙有一問題。則爲過渡期內應需若干款項。以應各種用途。中國方面以爲至少須一萬萬元。過渡期內加稅照何成數。一時恐難定議。當俟以上兩事解決後。方能再議。開會一月。抽稅成數迄未定奪。據云照美國所擬辦法可得一萬五千萬元。中國辦法可得一萬五千九百萬元。日本辦法僅可得五千一百萬元。期內停解欠款亦可加入此數。中國所提加稅之法。尋常貨物加百分之五。甲種奢侈品百分之三十。乙種百分之二十。此議爲列國所拒絕。美國所提爲進口稅抽百分之十二又五。出口抽百分之二又五。而日本所擬則尋常貨物抽百分之二又五。奢侈物抽百分之五。照中國計畫加稅。可得一萬五千萬元。美國計畫可得一萬一千八百萬元。日本計畫則僅二千九百萬元。海關與鹽課。亦自有添收中國之意。貼補厘金至少須七千萬元。此數已超過日本擬計畫之所能出。若照美國計畫。尙可多出半數以供他用。關會開辦一月。中國政府乃始會知各省着報厘金收數。而各省大多尙紛亂無太平期也。

外人之論　裁釐加稅

今日之倫敦

心冷

據倫敦市政當局發表之最近統計。玆列擧下列數項。

倫敦全市官廳住宅及公共建築。其評價爲六億二千六百萬圓。

倫敦市政歲出額爲六億圓。市價十二億圓有餘。倫敦市慈善事業之設施。年額一億五千萬圓。計一億三千萬爲各種事業之分配。而醫藥一項。卽占一千六百萬圓之多。

倫敦市一年間結婚男女。達三萬九千組。其結婚年齡。平均男子爲二十五歲至三十歲。女子爲二十五歲以下。

倫敦市街長度凡二千二百十英里修理費年支二千八百萬圓。

倫敦之電話線。達一百四十七萬三千哩。每年接線次數爲八億次。

倫敦之酒店凡五千五百九十三處。每處平均每日客八百人。禁酒國人聞之。饞涎欲滴矣。

倫敦熱鬧市街十二小時中經過車輛之總數。計汽車四萬九千餘輛。馬車三千五百餘輛。脚踏車五百六十輛。手車三百五十輛。

青島（再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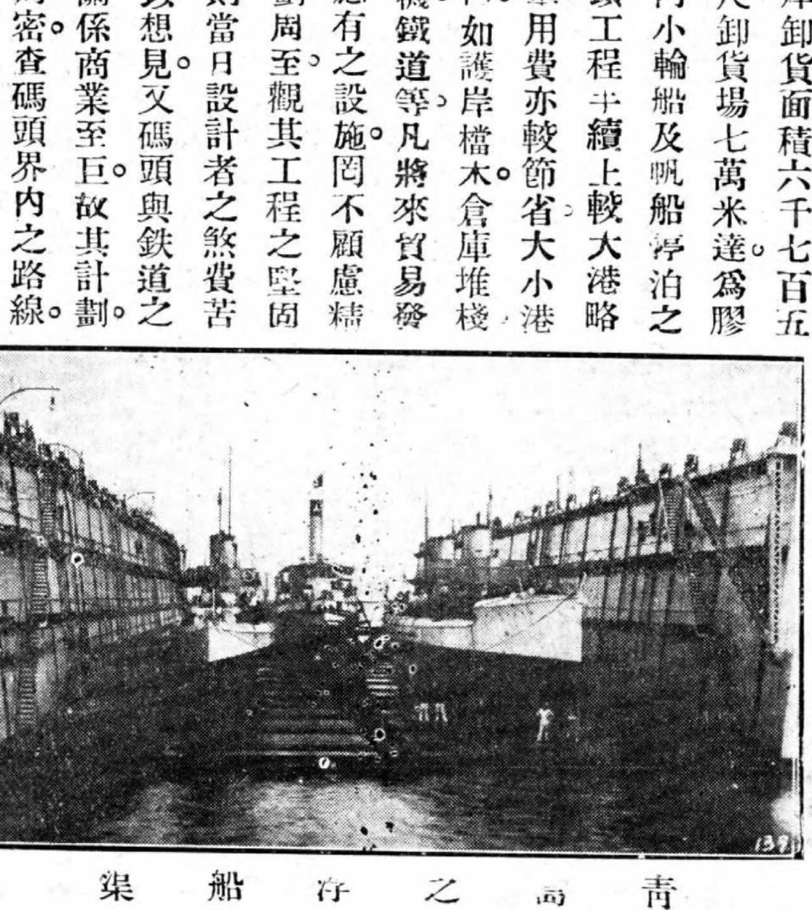
菱伯

德人租借青島。其最大目的。不外兩種。卽謀樹東亞之貿易中心。及堅固之海軍根據地。本此兩種目的進行。故于整頓市政之外。築港修路計畫。實居首要。蓋水陸之交通。若不相聯絡。則商務難期發展。當一千九百十九年。（光緒二十五年）該國不列門（Bremen）築港告竣。該港爲世界著名築港技師格爾佛剛斯氏（Georg Tranyins）所造。德政府深採用其計畫。着手建築青島大小港。格氏于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奉命來青。調查一切。擬具精確計畫。凡港位、水深、潮流、風力、風向、地形、土質等項。靡不詳細考查。以爲築港之張本。首先建築者。爲防波堤。利用岩礁所存。及小島嶼天然地勢。巧爲結合。以極省之工費。築成長大之隄防。該隄自第四號碼頭延長至第三號碼頭。成一半圓形。計長四千一百米達。隄岸既成。膠州灣內。不惟激烈之西北風浪。可以防止。卽所此因西南風。蕩來之黃河口泥土。歷爲膠州埠頭湮塞之患者。亦得杜絕。德人築港費用。約占經營青島總費四分之一。卽三千餘萬馬克。（二馬克合一元）其規模之宏大。爲東洋方面所稀有。最大落潮。水深二十七英尺。平常落潮。三十四英尺。最大漲潮。四十七英尺。平常漲潮四十三英尺。輪船碼頭在大港。帆船汽艇碼頭在小港。大港防波隄內面積約七百二十萬方尺。分爲一二三四號碼頭。第一號碼頭寬一百十五米達。繫船處七百七十米達。上有ABCD四堆棧。第二號碼頭寬一百〇二米達。上有FGH三堆棧。此兩碼頭同時可以繫留六千噸以上輪船十二艘。各堆棧及露積地。有存儲五萬噸貨物之收容力。第三號碼頭繫船處長一百〇七米達。爲危險品及其他特種貨物之專用碼頭。可繫留六千噸輪船四艘。第四號碼頭長一千二百米達。除船塢外。可繫留六千噸輪船五艘。該碼頭有極大造船廠。近岸有一百五十噸起重機一座。關於造船設備。至爲完全。德管時代有鐵格浮船渠一具。長約一百四十米達。排水量一萬

青島大港碼頭略圖

青島小港略圖

六千噸。由一萬噸至二萬噸之巨舶。均可在該廠修理。該浮船渠代價三百三十萬馬克。為東方有數之船渠。浮沉均用電力。故日人于交還青島時。已將該機運去。船廠內重要機件。亦為拆卸。回國現在四碼頭所存者僅有一一百五十噸起重機。尚矗立岸壁耳。小港碼頭面積共六十萬方尺。海岸卸貨面積六千七百五十方尺。卸貨場七萬米達。為膠洲灣內小輪船及帆船浮泊之處。碼頭工程。手續上較大港略為簡單。用費亦較節省。大小港碼頭內。如護岸檔木倉庫堆棧。起重機鐵道等。凡將來貿易發展上應有之設施。罔不顧慮精詳。擘劃周至。觀其工程之堅固精細。則當日設計者之煞費苦心。可以想見。又碼頭與鉄道之聯絡。關係商業至巨。故其計劃。更覺周密。查碼頭界內之路線。自膠濟路幹線為起點。共分三大支。直達各碼頭之末瑞。第一支線通過防波堤全岸。達第四號碼頭之貯炭場。第二支線通第二號碼頭。第三支線通第一號碼頭。而第一支線更另分一支。達第三號碼頭。環繞各重要倉庫堆棧前後。因此鐵道碼頭及倉庫堆棧之交通。有如脈絡。所有界內貨物。上下碼頭。出入倉庫。均得就地裝卸。以之運輸于山東內外各地。故轉運上異常便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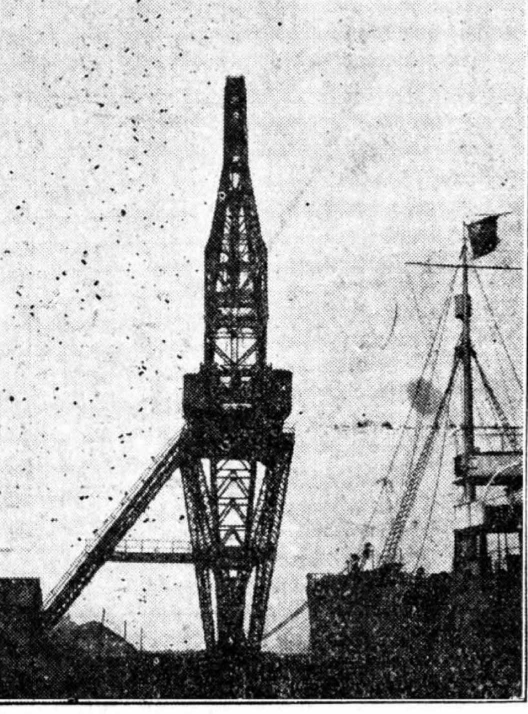
青島之浮船渠

碼頭岸壁之構造。上下四米。殆成垂直。長達百餘米達。突入海中。其內部係以木樁鉄柱相交錯。深入海底。而以鐵製練條。逆環繞繫之。下層空隙塡以粘土石塊及沙礫等。上層則用細砂灌入。以防海水之滲透。岸壁係以洋灰製之方塊砌成。此項方塊。專為建築碼頭之用。比天然石塊尤為牢固合宜。故小港附近有方塊工場一所。即特為製造方塊而設也。沿岸壁每隔十米達。設一適當角度之防舷木。更于每四十米達間。置繫船鉄砧。及應潮浮沉之防險木。以免輪船繫岸時與碼頭有撞擊之虞。碼頭之上層置有電話線箱。通至電話局。凡船舶繫埠者。可將該船之電話線。接連于碼頭電話線箱。即可在船內與青島全市通話。此事關係雖小。然足見當初德人建築碼頭計劃之精密周到。又非僅以堅實為能事者所可比擬也。由第四號碼頭之極端至第一號碼頭。其最近距離約二百六十九米達。為輪船出入大港必經之道。大港旗台。即設在第一號碼頭之西端。出入港輪舶之遲早先後。均須聽該旗台之指揮。故秩序整齊。無擁擠撞擊之危險。各碼頭堆棧及界內倉庫。純用火磚鉛鉄板及便利瓦等材料造成。形如臨時兵營。對於光線通風及運搬出入道路等。設備既甚完善。而夜間鎖閉後。墻壁門窗。又可防止火災。是以貯置貨品。極為適宜。德人築港工程。至一千九百〇六年告竣。第二碼頭兩面岸壁。皆可繫船。第一碼頭。僅北面可以繫船。其南面則尚待修築也。

船渠港在第一碼頭之南。凡港務設備上應用之輪舟艇及鉄駁船起重機船等。皆留泊于該處。港之南岸為港工事務所。初為建築碼頭之工程機關。築港竣後。仍舊存在。專司查勘碼頭之建築及修繕事項。併附設船台。以備修理小汽艇及淺水輪船之用。故其地點。與船渠港相接。船舟出入。極為便利。自日人將第四號碼頭之鐵格浮船渠運回後。青島造船事

業僅餘此船台可資應用耳。

德人視青島為東亞之海軍唯一根據地。東洋海軍第三大隊。即駐紮于此。故重要區域咸設置砲台。惟當時列為禁地。不准人民擅入。蓋事關軍事之佈置。不得不嚴守秘密也。自大戰以後。青島為日人佔領。交還中國。作為將來之永遠商港。故所有武備設置。已不加修理。全行開放。遊人旅客。隨意參觀。吾人徘徊戰地。想見當年德人設備之周。而其結果。徒供遊人之憑弔。為風景遊覽之勝地。于是知窮兵黷武之帝國主義者。終難望久長。觀德人之末路。亦可慨已。青島炮台雖多。就中最要之主力。則為會前岬砲台。該處置有二十四生的大砲兩尊。地當外港之咽喉。登台遙望。視線可直達外海。故特設極猛烈之砲位。戰事一起。即任何軍艦。皆不能近港口一步。岬在海岸棧橋之南。突入海中。遠望之若小島。林木叢茂。不知其為砲台也。主炮兩尊外。尚有較小之重炮五尊。兵營即在山之東面環繞山麓。及營房有極密之電網防守甚固。故日人之攻擊青島也。正面艦隊終難登岸。嗣經繞道龍口擊該砲台之側面。始獲勝利。且青島各砲台所用之砲。名加農砲。砲身甚長。故射擊較遠。惟德 去後。已將緊要機件拆卸。現在所存者。僅砲台之遺跡及砲管等而已。砲之總數。達百餘尊。而機關槍礮亦不下此數。茲為列一簡表于後。以示德人在青島軍事設備之一斑。



一百五十噸起重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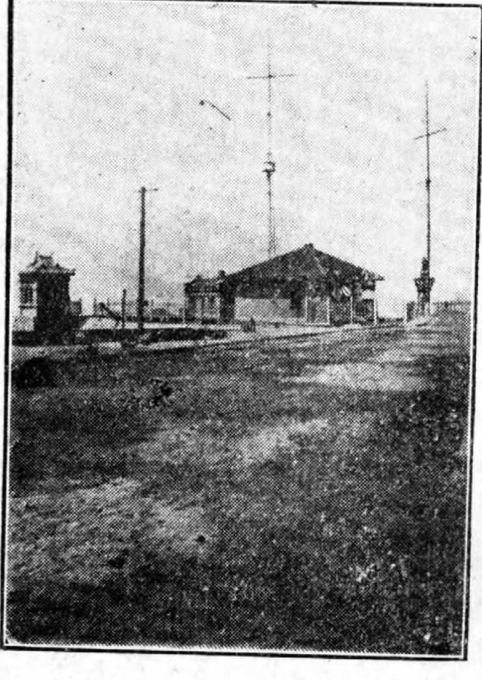
地點	設備	數目
台西鎮炮台	二十一生的加農砲	四
團島砲台	八・八生的加農炮	三
衙門山炮台	十五生的加農炮	三
會前岬炮台	二十四生的加農炮	二(炮塔)
	十五生的加農炮	五(炮塔)
風台山炮台	八・八生的加農炮	三
	八・五生的加農炮	三
俾斯麥克山南炮台	二十八生的榴彈砲	四
俾斯麥克山北炮台	二十一生的加農砲	二
	機關炮	二
兵工廠炮台	八・八生的加農炮	二
會山東炮台	十生的半加農炮	二
會山北砲台	十二生的加農砲	六
會山西炮台	八・八生的加農炮	三
會山南砲台	九生的加農炮	六
	八・八生的加農炮	三
會山岬炮台	五生的加農炮	二
	八・八生的加農炮	二
會山岬練兵場北炮台	十五生的加農炮	三
石油匱炮台	八生的加農炮	三

石油匱北防波隄上	八・八五生的加農砲	三
	機關礮	二
台東鎮炮台	八・八生的加農炮	六
	十二生的加農炮	六
仲家窪西炮台	十五生的加農炮	三
會山東麓礮台	七・七生的加農炮	二
仲家窪北	七・七生的加農炮	二
大鮑島東北	七・七生的加農炮	四
海岸堡壘及附近	機關槍	十
	機關礮	十六
台東鎮東堡壘及附近	機關槍	九
	機關礮	六
中央堡壘及附近	機關槍	六
小湛山北礮台及附近	機關槍	五
	機關礮	五
小湛山堡壘及附近	機關槍	二
	機關礮	八

德國在青島之軍備既如上述。故于一千九百十四年（民國三年）歐戰暴發之時。僑青德人。遂積極籌備青島之防守事宜。吾國在歐戰之初。本取中立態度。故對于青島租借地。亦未有若何表示。惟日本則于同年八月對德宣戰。派兵佔領青島。于是德人十餘年來。所苦心經營者。悉為日人所佔領。而開青島史上之新紀元。

（四）日佔青島之緣起及概況

日本地狹人稠。生活維艱。久思伸張勢力於中國內地。無機可乘。自德國租借青島。為東亞堅固之根據地後。尤引為隱患。會歐戰發生。中國於民國三年（即一九一四年八月六日）以大總統命令宣告中立。兩星期後。日使通知中國政府。稱日本曾於八月十五日以最後通牒遞交德國。勸將該國軍艦及一切武裝船隻。立即退出中日兩國之領海。并於九月十五日以前。將膠澳租借地全境移交日本。以備日後交還中國。且要求於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正午以前。對於此項勸告為無條件之承認。據最後通牒所稱。此舉之用意。乃在除去遠東和局擾亂之根。且為保衛英日同盟之公共利益計。中國政府雖未見商於前。然對於所擬關於膠澳租借地辦法。亦曾表示願為同袍之意。旋以未見嘉納。始不堅持。嗣日本以最後通牒未見答覆。乃於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向德國宣戰。日軍前隊二萬餘人。本係派往攻擊青島。不意竟擇龍口為登岸之處。龍口處山東北部海濱。南距青島一百五十英里。日軍於九月三日登陸。橫穿山東半島。以達膠州。沿途佔據城鎮。收管中國郵政機關。徵收人工物料。皆視為必要之舉。其先鋒隊於九月十四日始抵該處。而會攻青島之英軍。則於九月二十三日在德國租借地以內之勞山灣登陸。距青島較近。沿途所遇之障礙。自亦較日軍前進時為少。故與德國交綏之第一役。



青島大港旗台

猶及與焉。龍口既有日軍行動。中國政府為較易保障中立起見。不獲已於九月三日宣告參照日俄戰爭先例。所有在龍口萊州及接近膠州附近地方交戰國軍隊行動。本政府不負責任。此外各處仍嚴守中立。同日將此項宣告照會各國駐北京公使。是時復與日本政府約定該特別行軍區域。係以膠濟鐵路之濰縣車站以東為限。約距青島一百英里。日軍遵守界域。不得侵越而西。詎於九月二十六日。有日軍四百名。突至濰縣佔據車站。十月三日復迫中國軍隊退出鐵路附近地方。六日又進至濟南將車站三處悉行佔據。於是膠濟全綫。皆為所佔。沿路分住日軍。路員亦漸易日人。鐵路附近之鑛產。亦於是時均被佔據。賡續開採。時圍攻青島之舉。方在進行。迨十一月八日。德人以島降於英日聯軍。是月十六日聯軍入市。次年一月一日遂開港貿易。日人既佔青島。於是攫奪海關。擁據衙署。實行承替德人在山東所享受之權利。當時歐洲無暇東顧。謀吞併之心益亟。日本駐京公使突於民國四年一月十八日向我國提出二十一條之要求。此項要求計分五號。第一號即山東問題。其條文大意為中國允許承認日後日德直接交涉。日本得享有在山東之權利。橫暴無理。令人髮指。更於五月七日。以最後通牒送達我國政府。限四十八小時以內為滿意答覆。同時有滿洲山東日軍增多之消息。我國政府已於五月二十五日與日本簽訂關於山東省之條約。附以三項換文。暨其他各約。同日日本照會中國。謂俟戰事終結。膠州灣歸日本自由處分時。日本允附條件以青島交還中國。其初日本之在青島。不過戰時中之暫佔。至此乃籍口佔領。公然蟠踞。於是山東問題事實上之紛糾。法理上之複雜。自此起矣。（未完）



青島會前峽礮台

留影奇談

努

在加利福尼亞州產油最富之地。其油多暴露于地面。然後用木桶盛之出售。但此油有一奇跡。當日光甚烈之時。若有人立于油旁。俾其影投于油面。則移時其人雖去後。其影仍在原處。且立愈久。則影之停留亦愈久。甚至數十分鐘不散。人多奇之。實則理由甚簡單。蓋在日光下。油因受日光之熱氣。蒸發甚速。蒸發時其散出之氣質中。含泡沫無數。惟因其體過于微細。非人之目力所能及。當人影投于油面時。該部之油。熱度減低。因即不能如常發出泡沫。結果受影之部分。乃並異狀。當人離去後。其熱度不能立即恢復。其異狀亦未能立即泯滅。故望之一若人影仍在也。



參觀日本電氣文化展覽會感言

駐日記者　壽潛

近來日本東京開電氣文化展覽會。第一場在上野。即從前和平博覽會舊址，第二場在數寄屋町電氣研究所內。記者抽暇於日前略爲參觀，其中陳列品。概以電氣機械、爲多。雖不能一一詳紀。然僅舉其二三。已足令人驚其進步之速。蓋日本之電氣事業。不過創自明治十六年，迄今僅閱四十寒暑。而能發達若是。非其政府熱心提倡國民努力研究之所致乎。會場中所陳列者。瑕瑜互見。未必盡有可記之價值。請依次述之。先言無線電話機件，此一年間。日本人之酷好此物。幾欲捨留聲機。而專以此爲家庭娛樂之具。因各家庭備有此機者。每日由放送局按時放送音樂歌唱或演說。雖足不外戶庭，亦洋洋乎盈耳。可增許多興味。他如料理館，喫茶店。以及大公司商店。利用此機。可以招徠顧客。亦如我國商店新開張者。必應用留聲機音樂隊。引人聚觀。其方法如出一轍。但此等機件。雖盛極一時。然多從歐美輸入。殆無足取。不過日人富於模倣姓。或者藉此機會。引起一般人興味。將來漸能仿造。亦未可知。就目前論。實竊取他人之物，以裝璜自己門面。不值識者一笑。却如彼博物館中，有許多陳列品。明明爲我國古物。强爲附會。攘爲己有。反足令人齒冷。究竟貧兒暴富。其家藏珍物。殆無多耳。

雖然。就余參觀所及。其短固可指摘。其長亦不容埋沒。如第一場中有小模型電車。亦能乘人。就此殆可見其實力。日本電車。從前有由英國購入者。但現今芝浦電氣工場。亦完全能自製。不必仰給於外人。此記者親自所睹。非諛詞，有種種電氣發動機，均其國內工場所造。或用火力。或用水力，模型甚多。此爲其特色。他如電氣洗濯，電氣爐竈，尚切實用，另有一電氣時計。(即自鳴鐘)係用電氣捲捻彈條，不用人力。亦足徵其電氣機械學之進步。考日本在維新以前。毫無電氣事業之可言，一轉瞬間。非常發達。其從前經過，實大有記述必要。吾人可爲借鏡。固不在此。而對於鄰邦一切事情。詳悉底蘊。實爲吾國民之義務，故以下就其電氣事業之起源及將來趨勢一言之。

日本之有電燈。實始於明治十一年之三月。當時東京中央電信局行開幕禮。晚餐會場上。由工部大學生藤岡市助及中野初子二氏。得愛爾登教授之指導。用格羅布電池。點羅鳩波斯揩式弧光燈。實爲空前未有之盛舉，迨後由大倉喜八郎等，計畫東京市電燈事業，從美國購訂機器，并聘請技師來日。始成立東京電燈株式會社。此爲明治十六年事，展轉至三年之久。始正式開火。由是神戶大阪京都名古屋橫濱源川品川熊本北海道等會社。接踵而起。爲期不過六年。電燈會社成立之數達十一。電燈用戶達七千一百三十三家。燈數約爲三萬五千六百八十餘盞，至明治三十年。電燈會社不下四十餘所。就中十四會社。係利用水力。明治三十三年。一躍至七十一處。以後逐漸增多。幾於無處無之。今則窮鄉僻壤。

外。不用電燈者。除電燈而外。并供給電車之用。日人因産出煤炭。不足供給。國外輸入。每因戰事影響。而價格騰貴。故於中日、日俄及歐戰時機。促成其水力電業不少。大規模之會社。如宇治川、鬼怒川、桂川、九州及猪苗代等。其最著者。而京都琵琶湖疏濬工事。實爲其水電事業之鼻祖。大正改元以後。値歐戰機會。彼國電氣事業。發展尤爲迅速。其中尤以水電爲發達。請觀下表可知。

日本電氣事業近十年比較表

年次	水力電業	火力電業
大正元年	二九一	九七九
大正二年	五一〇	一、〇七九
大正三年	六九五	一、二四五
大正四年	九四三	一、二九七
大正五年	一、一九五	一、四二二
大正六年	一、三三一	一、五六〇
大正七年	一、五〇四	一、六三六
大正八年	一、七九五	一、七〇八
大正九年	一、〇三五	一、七九九
大正十年	一、四三四	一、八九〇

由此以觀。日本一般電氣事業之發達。可以懸揣。即電動力之需要。日增一日。而各種事業之發達。亦可想而知。他不具論。即以東京市內電車言之。依去歲調查每日收入計有二十二萬日元。交通事業之進步得力於電氣者尤多。近數年來。日本電氣會社漸有統一傾向。自大正九年三月以後。有由九會社合併爲一大會社者。如東京電燈會社。有由十七社合併者。如東邦電力會社。最近山三社合併之大同電力會社。利用水力發電。可達六十萬啓羅瓦。東京大阪間三百餘里。可直接送電。其成績令人可驚。日政府方面。對於斯業。向取積極政策。將來擬從事水源涵養。禁止山林濫發。俾不受炭價影響。質言之。日本之電氣事業。已集中於水力。據遞信省第三次水力電氣調查。日本電氣有未着手之發電餘力者。尚在三百萬啓羅華特以上。今後政府事業（如鐵道電化）及社會事業之動力電氣化。不難完全實現。此次所開電氣文化展覽會。驟視之似亦無關緊要。然彼數十年來艱難創造之精神。咸可藉此表現。故記者不憚煩瑣。就其既往事實及將來趨勢。秉便略記於篇中。非必强吾國人作爲借鏡之資。實以日人對吾國一事一物。均詳細調查介紹於國人。俾知吾國內容。吾不知其用心何在。諒吾國人咸能默會。或者周知世界大勢。亦任何國民應具之常識。固不必拘泥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之成語乎。

原夫電氣事業不獨各重要工業賴以輔助。即日常需要上。亦不可缺。日本維新不過數十年。電氣事業發達如此。吾國變法以來。亦屢易歲月。而進步非常緩慢。如謂材料缺乏。則煤炭如漢冶萍日人尚仰給於此。其他已開或未開者。不知凡幾。如謂水源不足。則我國天然水源所在多有。如謂財源困難。則我國富豪存款於外國銀行。不知活用者。更屬習慣性成。所以不能謀實業發展者。厥有數因。（一）政府提倡不力。凡百事業。全賴政府提倡。吾國政府。既無統一實力。對於實業。尤漠不關心。加以變亂頻仍。政局不定。財源枯竭。補助爲難。以故各種事業發展無望。甚願此後有强固政府。早日出現。立種種興業計劃。爲我國運謀發展。不讓强鄰窺伺。此吾人所切望者也。（二）人民無企業心。我國向以務農爲本。殊不知世界進步。日新月異。商工業不興。不足以立國。徒以國人缺乏工商學識。每創一業。以無經驗。故動輒失敗。以故[illegible]者咸起戒心。不敢投資。是以實業難期發達。長此以往。志氣日益銷沉。甚至無一事可爲。坐以待斃。外貨充斥。金錢外溢。後患眞不堪設想。（三）教育無成效。教育方針不趨重於實業。固因時機未至。未可强求。即現有教育。大都陳陳相因。不能應世界潮流。加人新材料。啓人新智識。從事教育者。亦多抱糊口主義。不能不受時勢影響。發生罷課罷教慘劇。已云大幸。國家根本大計。一時尚談不到。尤以教育界與實業界相隔太遠。不知聯絡。實爲事業前途之障礙。教育界與實業界。成績不良。振興無術。實爲國家前途之危險。記者於參觀之餘。惓懷祖國。不禁感慨係之。故作是篇。



國內外一週間大事紀

（自十二月三日至九日）

公展

（一）國外之部

▲國際聯盟　國際聯盟行政會現已議定組織解除軍備大會之籌備委員會。擬請德美俄三國加入。英國有保留條件。內有決定各國軍備分配。及一國平時軍備在戰事實在價値之問題。八日美柯立芝總統致文國會。重述其主張。並略述辦理緊要內政與國際問題之立法程序。總統言及外交。謂洛迦諾之成功。已證實美國聽令歐洲各國自行整理其問題之政策之正當。美國可歡迎歐洲各國限制軍力之任何行動。但美政府固贊同解除軍備。然不願參加情勢或歸無效之會議。目前減裁陸軍。較裁減海軍尤關重要。此爲世界最要問題。如陸軍問題解決。則海軍之限制自易考慮云云。由此觀察。則各國裁減陸軍意見。固猶未可謂融洽。惟美國對於本國軍備。亦在積極進行。如陸軍部長台維思近以常年報告書送呈柯立芝總統。內所言者。大都爲巴拿馬運河防務問題。謂運河安全必須從速保障美國西面戍地。即鄂阿胡島應具有充分抵抗力。以拒目的在奪取夏威夷島者之大規模攻擊。巴拿馬運河與鄂阿胡島之防衞計書。應自一九二七年起分十年爲之云云。此雖爲一特定地域之防務問題。但即此可知各國終不能互相免於嫌猜。然則軍備問題。又何能澈底解決耶。至俄國加入聯盟一事。俄人並未贊同。八日賴柯夫在莫斯科演說。謂蘇俄果加入國際聯盟會。則無異在政治上降服於東方。在經濟上降服於西方。若俄人參加聯盟會中各國之交易。則軍方人將視俄人爲叛逆云。又謂洛加諾條約確以對俄爲目的。但俄國願助贊解除軍備任何行動云。此外聯盟西班牙烏魯主與瑞典代表所組合辦理摩塞爾問題之股員會。磋議摩塞爾問

國際聯盟會所

題。迄未能協定辦法。聞瑞典代表恩登氏反對英國所提議之解決法。聯盟行政會於討論良久並開密會後。已一致通過海牙法庭關於解決摩塞爾問題手續之意見。即行政會有全權決定一切並有仲裁之權。是土代表對於行政會此舉表示不滿。英代表則已預先聲明英政府服從行政會決議。土代表稱行政會之職權為和解與調處。但非仲裁。土代表團如未得本國國會之同意。不能承認行政會有仲裁權云。

▲**法國政局**　白利安內閣成立後。形勢初尚未臻穩固。蓋主要之財政問題。難關猶未通過。白於二日特出席衆議院。從事疏通。聲請在未投票表決洛歇爾氏發行新鈔票案時。暫勿提出對於內閣行政方針之彈劾案。又擬發行七千五百兆佛郎新鈔票。其中六百兆佛郎供國庫需要。餘者為商務用途。又規定征收六千兆佛郎新稅。此舉可收回新發行之六千兆佛郎紙幣。此案不為衆所歡迎。故亦經重加以說明。白氏復宣布政見。開首即痛陳國事之嚴重。及政府須應付各種困難。不容稍緩之意。謂政府請國會予以暫時之便利。以國庫絕對需要。為限衆院初允不提彈劾案。俾可立時討論財政總長洛歇爾之提案。惟當財政案提出時。又大都表示不滿意。是夕除短時休息外。為終夜之集議財政案。第四款擬將法蘭西銀行對政府借款限額至六千兆佛郎者。先成立。白氏在投票以前。請通過此款。視此為信任問題。第五款即增發七千兆佛郎紙幣者。亦數多通過。第十一款將所得稅增至百分之二十。非商業利益稅增至百分之二十五。並擬倍收鑛稅者。亦通過。至三日而財政計畫全案。竟得在衆院以二五七對二二九票通過矣。白里安在最後緊要投票時。曾登場作動人演說。詞票數宣布後。左黨與中央黨議員皆大呼白里安萬歲。民國萬歲。四日參議院亦以二〇五票通過全部財政議案。衆院於討論財政案時。并以二九八票對二三票通過信任政府案。新內閣至是始漸臻穩定。七日財政部長洛歇爾佈告財政策。內分七案。包括開闢新稅源。設立準備金。防阻稅項偷漏與資本外溢。修改鐵路價費。改良收稅手續諸辦法。洛歇士預料每年可增收八千兆佛郎云。

美總統柯立芝

▲**日本勞働黨**　日本新組織之勞動無產政黨。經政府取締。據政府方面所發業之節略。則謂該黨領雖非過於激烈。徵諸該黨創立之經過。一貫黨派之思想。大有左傾臭味。足已危及國家之基礎。故認為破壞社會組織者。而一般人士以為政府突然下禁止令。意出竟外。思想家及報界大都以為此係普通選舉實施後。當發生之現象。政府不應阻止之。朝日新聞之社論。謂關於政府之行使權力。不得不促政黨內閣反省。惟政友會憲政黨政友本黨方面。認政府之禁止令為是。又各要人之言論亦殊不一致。後藤新平子爵曰。不將因此反而發生不趣之結果乎。取締等事不覺其困難乎。抑將由此更正其不穩之點。完全助長之。使發達乎。小川平吉曰。無產政黨助長階級戰爭。紊亂國家之組織社會之秩序。從而禁止之。可謂當然。現內閣之處置實宜。松田原治曰。雖不能遽斷定為不可

禁止該黨。然綱領政策到底不能見諸實施。理想案之能實行者又極少。為今之計。仍宜求實際為要務。安部磯雄曰。該黨竟被解散。洵屬遺憾。無產階級組織政黨。為現在社會中之一種政治的安全法。可以調和無產階級之情感。於社會實有益。若因被禁止。使抱不平。激之向他方面發展。斯可憂也。二宅雪嶺曰。既有治安警察法在。則取締此種結黨。是亦不得不然。要之現在之問題。在廢此法或改此法耳。觀此可悟各方意向之所在矣。無產政黨幹部八名。一日訪若槻內相。適內相公出。於見松村警保局長。要求說明禁止結黨理由。松村氏陳述當局之意志。又答該幹部等之質問云。若原則綱領以增進無產階級之利益為目的。性質穩健。固屬無礙。但於黨之構成分子以混入未成年者及女子之組合為全體。而加入政黨一事。實與治安警察法相抵觸。因日本之政黨。以依個人為單位而組織為本義。故將來亦不許用團體加入之形式。無產政黨幹部。二日晚開會議。至深更。協議善後之策。結果決議再樹立無產政黨。已於三日致送聲明書與各關係團體云。


後 新 平 藤

▲大馬斯克戰事　法國新任叙利亞高等委員郁文納到大馬斯克後。叛衆約數二千。潛伏四郊。揚言攻城。以致情勢緊張。晚開六時後街中斷絕交通。所有通行證皆已收回。兵士無時不在準備中。叛衆現組集新隊。一隊係新從梅丹區募集者。十二月一日法當道召集梅丹區之著聞人士。諭其拒絕叛衆入境。否則該區將受炮擊。法人並以炸彈轟擊沙戈爾區附近之叛衆花園。亦復與士人劇戰。特魯斯人攻擊法兵。法人用湯克車鐵甲車與飛機。紛紛出發。交綏後。卒驅退敵衆。加以重創云。

▲德國內閣　五日內閣總理路德外長史特萊斯曼自倫敦返後。即依照簽定洛迦諾條約後全體辭職以便另組或改組之前議。提出辭呈。惟在新內閣未組成以前。政務仍由現內閣辦理。內閣之所以辭職者。因國民黨反對洛迦諾條約。且有國民黨閣員三人退出內閣云。

▲愛爾蘭問題　英國當局與南北愛爾蘭當軸三日在財政部開三角會議。後議定基礎辦法。三方皆表同意。即晚八時在下院總理室簽定愛爾蘭合同。邊界問題。乃全解決。現有界線毫不更動。英相包爾溫在下院宣布合同各款。並謂有判定法律之必要。渠希望在國會休會以前此案可從速通過。合同要點在取消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二日英愛條約與邊界委員會之權。方並規定以一九二〇年愛爾蘭政府法案所載之北愛版圖為北愛版圖。南愛自由邦免履行英愛條約第五款所載酌付英國所欠公債及戰事恩給金之義務。但須担負英政府所担任賠償自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起自由邦境內產業所遭損害之義務。凡英政府對此種損失之賠款。須由自由邦付還。依照一九二〇年愛爾蘭政府法案。北愛權力為愛爾蘭行政會之權力。今則移為國會與北愛政府所有。南北兩政府於必要時。須會同考慮關係公共利益與其行使職權有關者之事件。上述合同須俟英國會與自由邦國會批准後。方為有效。八日包爾溫復在下院動議愛爾蘭合同案。三讀皆通過。南愛國會亦已將

合同討論但尚未通過二讀云。

（二）國內之部

▲北京政局　中央政局。風雨飄搖。段於三十日晚。召集會議。決承繼現局。修改臨時政府制。派黃郛赴張家口。再徵馮意。馮表示不干政。總理人選。聽段主持。故段卽囑許世英全權組織內閣。許初對人表示辭謝。但非無意。惟迄今猶未有實現希望。三日劉之龍回京。亦謂馮主暫維現局。不事更張。然舊閣員已紛紛辭職。其勢不得不謀補充。一日國務會議。總長僅龔心湛楊庶堪到。議決賈德耀改署陸長。准農長莫德惠辭職。以陳宧繼任。未到任前。以秦瑞玠代。李思浩給假一月。張訓欽代部務。而沈瑞麟。林建章。章士釗等均辭職。楊庶堪因各國考查司法日期已近。甚焦灼。如無法進行。亦惟有辭職一法。段乃命龔心湛楊庶堪湯漪修改臨時政府組織條例。三日通過國務會議。決設總理。段命許世英再與實力派協商。期於一星期內成立新閣。然馮部既相戒不願參加。則前途亦無多紛更。段擬先補充外財兩長。暫維現狀。派劉之龍勸王正廷長外交。陳錦濤長財政。俾關稅會議得繼續進行。地方軍警餉可以有着。四日下令。免財長李曦。任陳錦濤爲財長之。陳已到京。尚未就職。又下令准衛興武辭職。鹿鍾麟兼任警察總監。蓋馮意京師治安。當責成鹿氏維持。段從馮意也。至全局以後辦法。則擬召集各方代表會議解決。此議起於馮方。初由黃郛進行。蓋馮因段去無辦法。故決留段。繼又由黃請段加電促派。電係致馮及豫岳晉閻鄂蕭贛方陝孫皖鄧蘇孫。馮卽派劉驥爲代表。岳派馬驥。閻派溫壽泉。贛方已在指派。鄂蕭未有動靜。此外聞孫傳芳亦有選派代表之說。郭松齡係由陸部另電囑派代表。但此會議何時可以集會。殊無把握也。

▲張郭戰事　郭松齡出關後。作戰迭見勝利。前鋒於二日迫興城。三日接戰後卽佔領興城。分向連山錦西進攻。郭軍有一旅歸降奉軍。錦西汲金純部拒戰甚烈。張學良總司令部由連山移錦州。軍隊在連山錦西前線。冒雪作戰。同時後方正在錦州及大凌河間之二線築壕。作爲防禦陣地。四日郭軍進攻連山者。忽然後退。因張軍萬福麟之騎兵旅團由錦州前進。脅迫郭軍之背側故也。四日。兩軍仍在連山錦西相持。奉軍左翼配置在連山附近者爲汲金純軍。中央爲張作相萬福麟軍。右翼配置在錦西方面。爲張九卿之騎兵旅。五日未明時郭軍作總攻擊。逼近連山正面之精兵兩大隊。詐降奉軍。乘奉軍將其輸送向後方之際。突然圍在汲金純軍之一團。將其繳械。且從背後擾亂奉軍之左翼。張學良聞變立卽送



出總預備隊。下令全線轉爲逆襲。但因從中央亘左翼之奉軍連絡不充分。後又遭魏益三所率之郭軍礮隊之猛擊。各軍轉成總崩潰之勢。紛紛乘火車退却。至大凌河。將鐵路橋梁毀壞。是月郭軍進佔錦州。繼而奉軍。復退溝帮子亦爲郭軍占領。郭於八日晚親抵錦州。此張作相以戰事失敗。六日回奉。大勸避免郭軍戰爭。潔身引退。於是張下野說一時風傳。而奉天日本總領事內山並代携和平條件赴新民屯議和。但未兩日

而決戰之說復興。此係八日奉天軍官會議之結果。是日會議。衆以郭軍主力仍在錦州。且大凌河及其他之鐵橋已經完全炸毀。一方面錦西方面未退之奉軍尚奮戰不止。漸次肉迫郭軍之背後。以致郭軍不容易進擊。郭軍之主力到遼河之線。尚有相當之時日。故咸以為如舉吉黑兩省之兵力而抵抗。前途可以有一線之希望。當即決定重整旗鼓。行最後之決戰。現計前線軍力。張作相軍大部分已抵新民屯。與張學良軍合。其一部分從錦州向東北方退却。而湯玉麟萬福麟軍合力在錦西方面防阻郭松齡第三軍。正在漸次退却。亦可集中於新民屯。約計總兵力為張作相軍二萬八千。汲金純軍八千。湯玉麟萬福麟軍四千。總預備隊張學良軍一萬。總數共計五萬。有野礮百尊。至作戰方略。係固守遼河。俟李景林與國民軍間勝負之分曉。已在遼河左岸築長約一英里之堅固塹壕。後方另築一鐵路。其後接連京奉鐵路。而在該路上配置裝甲火車及貨車。遼河已結冰。人馬可以往來無碍。張學良置司令部於火車中。奉天秩序由日本軍隊幫同維持。俾奉軍可無後顧之憂。但聞吉黑兩省將宣言保境安民而獨立。戰事可否久持。尚屬疑問也。

▲直豫作戰　李景林放棄與國民軍妥協。與張宗昌密結攻守同盟後。改稱直魯聯軍。自稱總司令。張宗昌李爽愷副司令。決拒國民軍侵入防地。二日通電。謂楊宇霆督蘇。激動各方。公債變生倉猝。舉國搔然。景林以關會開幕伊始。直省水旱頻仍。故極力主張和平。與馮督辦商訂京漢換防條件。撤退駐軍。此後無論如何。當誓守保境安民之旨。惟景林職在守土。保衛地方。此後倘有對於直隸擾害秩序破壞和平者。景林戎馬半生。自信尚可周旋。惟有率我健兒。捍我疆土。人不侵我。我不侵人云云。態度業已突變。同時即捕郭松齡駐津人員。派兵襲攻灤州。斷郭軍後路。態斌攜馮玉祥函見李。請發宣言表示態度。李竟毀函拒絕。當決出兵分保大馬廠楊村三路。攻國民軍。三日李部與豫軍鄧寶珊部在大城附近開始偵察戰。交戰歷一時半。雙方各有死傷。四日晚李發通電痛詆馮氏。文云。天禍中華。誕生梟獍。與我肆亂。罪有假歸。馮賊玉祥。鬼蜮居心。豺狼成性。因緣時會。恣睢囂張。綜其年來叛法亂紀。禍國殃民之罪狀。實屬擢髮難數。茲擇其犖犖大者。為我全國父老兄弟縷晰陳之。其對親族也。以細故微嫌。追死其糟糠之妻。以獨立武穴。而害其舅父陸建章。以圖謀陝督。縊死其姨丈閻相文。其對友也。誘殺郭堅於既降之後。慘戮寶德全於得汴爭功之時。拜曹銳之門下。而逼死曹銳。與李彥青結金蘭。而慘殺李彥青。其對長官也。從陳宧於四川。而口口以叛陳宧。受曹錕之翼救。竟以受一百四十萬

李　景　林

金票賄賂。而倒戈囚曹。卽舉合肥爲執政。而以匪徒圍困執政府。其對清室也。陽假驅除專制之名。除行剽掠資財之實。遂致數千年國粹之精華。盡於一旦。按其種種穢德。反覆無常。已爲罪不容誅矣。以復利用宗教。以愚弄部下。利用青年。以煽動風潮。利用匪軍。以擾亂陝甘直魯之秩序。利用赤化郭逆。以破壞不常名敎之大防。不恤危及元首。危及人民。危及社會。危及國家之命脈。危及中外之治安。天地之所不容。外人之共憤。現在凡兵權有實力者。每多政見各執。蠻觸相爭。對於滅絕人道馮玉祥竟致受其欺賣而不知悟。試思馮玉祥加長赤化風潮。擾亂邦家。若不及時勦除。勢將危及國本。陷於萬劫不復之地。景林荷戈衛國。酷愛和平。前次保大讓防。則謀和息戰之忱。當爲全國所共見。惟以馮賊嗾使豫匪。擾害畿疆。指揮黨徒。顚倒政府。前日青年團手執紅旗。圍政府院。朋毆兵吏。焚掠民產。鹿鍾麟之軍隊。從中發縱指示。似此擾亂破壞。純係過蓋之肇端。既來外交之責難。復增內政之紛擾。北京現在馮賊宰割之下。此等助長情形。謂非利用赤化以圖一逞。其誰信之。當此國家一髮千鈞之際。時機危迫。倘再容忍。卽恐貽害無窮。景林義憤塡膺。絕不與馮賊共立於化日光天之下。用敢率我十萬健兒。聲罪致討。不爲黨爭。不爲利戰。惟持此人道主義。以與國賊相周旋。且惟馮賊玉祥一人是對。以期殄滅世界之公敵。而挽我五千年來紀綱名敎之墮落。成敗利鈍。在所不計。諸公誼關袍澤。同處危舟。尙示各棄猜疑。共扶大義。總之此次討逆。不問敵不敵。祇問赤不赤。旌旂在望。無任神馳。敬布區區。佇候明敎。李景林豪。同時李爽塏亦有討馮電發出。次日李復發電。否認北京政令。大意謂馮體斷政權。挾制樞府。所有京師軍警各機關。無不强植黨人。操縱一切。致公府被其圍困。閣員受其拘囚。政令悉隨其意旨。中央已失其自用。在北京惡黨未肅清以前所有北京發布命令。絕不承認云云。李此次舉動。聞與直系具有聯絡。觀其布告取消直系各大員財產充公令。註消齊燮元張志潭等拘票。並發還抄沒財產。及其收羅直派閒散軍官。可證此說當非虛誣。六日李誓師。七日晨赴馬廠。八日四路總攻擊。以李爽塏任南路總指揮。馬瑞雲爲北路總指揮。張憲爲別動隊指揮。張之江國民軍爲應付計。乃於七日晨由廊房前進至落垈。聞馮玉祥令張之江爲第一軍討李總司令。鄭金聲副。鄧寶珊爲第二軍總司令。徐永昌副。之軍任津北。二軍任津南。兩路夾攻。張設司令部於廊坊。第一軍從京奉鐵路進攻。統在落垈武淸之線。有二師一旅之兵力。第二軍。將從任邱大城進攻馬廠。此軍與李景林軍最爲接近。八日北路國民第一軍八日晨佔張莊。攻楊村。南路徐永昌佔馬廠。鄧寶珊於九日抵馬廠。指揮劉繼邦旅。進攻唐官屯。八日晚李景林回津。九日晨在火車往來指揮。是日國民二軍王富魁。迭占滄州青縣。激戰二小時後。李軍後退。其勢已難久持。惟津電則謂李軍尙在大城馬廠一帶。消息與此不符。聞李已備船。豫備大敗時退走。將來直督執政府已預備以孫岳繼任。命令已備妥矣。

▲魯省戰事　魯省戰事。豫軍。戰鬥力極薄。豫軍二十八日由泰安進逼。張親率所部督戰。豫軍被擊退。二十九日。張培榮部引導豫軍。由兗州回導襲濟。約三團。千佛山一帶。槍炮聲甚猛。張親督師。率將豫軍擊退。俘逼甚多。張並電京奉告捷。而褚玉璞部在泰安附近拒戰獲勝。許琨部奪回肥城。畢庶澄派兵自青島赴烟台。二十八日。繳張懷斌部械。念九日戰獲結束。畢已入烟台。三日。畢率衛隊由烟到濟。與張磋商鞏固魯防。張並召集軍官會議。決定宜和保境安民。任何軍隊不許入魯。此與李景林訂聯防協約之關係。同時吳佩孚有代表到濟。張宗昌乃派其長子赴漢報聘。

四日魯省議會。銷育會總商會。教會開會討論時局。決宣布本省自治。舉張爲保安總司令。並發兩通電。一聲明中央政令暫不承認二揭發豫軍罪惡請各省赴援。同申討伐。豫軍李紀才部。六日在長淸南被魯軍擊潰。殍兵士約一團。李潰敗後集合王爲蔚。陳文釗田維勤各師總反攻。八日凌晨兩軍接戰。雙方均出死力。陳文釗親至前線督戰。聞被魯軍用大礮轟斃。豫軍兵心大亂。紛紛後潰云。

▲日本對奉　郭松齡回軍後。日本以僑民在東三省財產不少。有增兵滿洲之議。此舉當然與奉軍有多少利益。郭因電日外長門請對東三省事嚴守中立。並派殷汝耕赴大連與日人接洽疏通。四日日本閣議對於

岌岌可危之奉天

城內北塔

馮郭之要求中立。暫守靜默。惟增兵準備。並未因此而停止。陸相宇垣對人發表意見。謂奉張之盛衰不是問題。惟僑民之生命財產既得權。不能不保護。現由關東軍中派鐵嶺隊赴奉。派柳樹屯部隊赴遼陽附近以備萬一。奉軍或將如此潰退。其最後一戰若在遼河新民屯附近。則潰兵於逃至奉天遼陽之間。當已四散。自無增兵之要。設此一戰若在遼陽附近。則潰兵必刦掠遼陽。奉天祇現在守備兵力。不足防守。非增兵不可。現已準備。惟尚無其必要云云。當是時奉天方面。適奉張有表示下野之態度。同時在東日人大事張郭和解運動。奉天日本內山總領事。偕與郭松齡同在一處之醫師守田福松同赴前線。與郭軍商和平。入奉希望和平解決一切。俾兩方軍隊。一則可安然退出。一則可不戰入城。使奉天免受砲火之洗禮。惟至次日。而奉張又改變態度。決背城一戰。此項運動。不得進行。其勢遼河附近。已不免淪爲戰場。日人乃一方急囑該處僑民遷避。一方即由白川關東軍司令官於九日向張郭提出警告。其文云「本司令官轉帝國政府之方針。對於鄰邦動亂。守絕對不干涉態度。此雖無言明之必要。然在滿洲數十萬日僑向經營平和事業。日本投資亦達巨額。帝國在滿洲之權利及利益實非常重大。故帝國附屬地無論矣。即在其附近。因發生戰鬥及爭亂。有危害或毀損此重大帝國臣民利益之時。本司令官職責上當然不能默視。本司令官雖信兩軍確能尊重帝國特殊利益。然兩軍之戰鬪。漸及於我守備區域附近。故對於兩軍隊爲注意與勸告。實爲目下之急務。」此項警告遞出之後。日軍即開始移動。遼陽師團司令部同日移往奉天。關東軍司令部亦有移至奉天說。守備軍隊陸續開奉。公主嶺日本騎兵一部分。已決定担任奉天警務云。

▲奉熱處分　奉變以後。國民軍之聲勢大張。郭馮與孫傳芳等請免張作霖。岳維峻請免張宗昌職。三日擬令免張作霖。張宗昌。闞朝璽職。派郭松齡查辦東三省事件。以李紀才督魯。宋哲元爲熱河都統。蓋闞朝璽奉張作霖令。帶兵退錦州。參加攻郭。承德朝陽一帶。已無奉軍。熱河法團電馮。請派兵接防。馮派宋哲元率第十一師二日入熱。四日免闞任宋之令。惟免奉張令。以段意尚有待魯張則近日反連電報捷。坐守濟南不去。

故明令亦歸停頓。宋師現已入熱並將向朝陽方面進攻云。

▲長江局勢　自擁討賊軍總司令名號之吳佩孚。依然困守漢口。籌集軍費之軍需劵業已發行。但鄂省商民以其妨害金融羣向督署請願。不許該劵發行。蕭卽出示略謂、此項兌換劵係在軍前使用。令軍事不急決不輕於行使。惟又不便遽言停止。實際上已不停而停。由此更可知吳之在漢。並無實力。不足有爲。聞鄂蕭蘇孫及馮玉祥已商請吳下台。吳提出條件。須暫時恢復國會。許曹錕辭職。改憲法。選總統。未選出以前以攝閣



孫傳芳

過渡。蕭孫派員商馮。馮于恢復前國會。頗不爲然。而民黨尤反對此點、故尚未有所商定。東南之孫傳芳。近注全力整理內部。蘇軍將領。多任其向外發展。陳調元任皖軍總司令。後於九日到蚌埠就職。所部大部帶去。至執政府所任皖督辦鄧如琢以環境不佳。於三日卽由安慶率所部完全回贛。白寶山部攻入沂州。孫已委爲魯南司令。統率蘇軍第一師移駐魯南沂州一帶。所遺海州防務。以鄭俊彥接防海州。蘇軍軍官中之兵力稍强者。今已全安置蘇境以外。蘇長一帶。已委陳陶怡。陳於五日接任、七日孫召集蘇省政務會議。宣言政綱數端。如肅清吏治統一財政之類。同日孫由甯回杭。翌晨至滬。稍休卽行。回杭任務爲處理浙江軍政。聞將以盧香亭爲浙軍總司令。盧爲孫部最得力將士。而至今猶未有位置也。

▲粵事概況　粵省南路。省軍作戰。前進頗速、欽廉兩州均下。鄧本殷派人向譚延闓求降。未妥洽。省軍現正準備進攻。肅清鄧軍巢穴。入閩陳軍餘部星散。並無能爲。洪兆麟由廈來滬。七日在船被西崽韋德鎗擊。中三彈。不能醫治。九日在滬公濟醫院斃命。林虎亦回滬。此後陳部當更不易活動矣。

（完）

紫薇花

心冷

因爲伊曾在紫薇花下坐過。
於是它便佔了我詩國的領域了。

中國影片新評

心冷



（卅九）情天刼　出品者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最新出版之社會愛情影片「情天刼」爲一描寫男女情愛問題之悲劇。寫良家婦女之失足。繼以俠妓之癡情。使人益興室家和好安貧樂素之思。至劇結構亦極得當。結局時尤令人與無窮感喟。觀後就我所見評述如次。

▲是劇述【陶心儀。浙東文士。在滬鬻文爲生。妻史氏湘君雖小家女勤於操作。家庭間晏如也。心儀鑒於國勢之衰弱。草救國十策。洋洋灑灑都十萬言。因勞思過度伏案休息。其母問故心儀備述此書之功用及將來之希望。意頗自得。遂以呈省長。孀婦史張氏家貧。生二女。長湘君適心儀。次湘雲。尚待字。性好游蕩。爲富家子朱季棠所誘。與之狎匿。季棠屢詢里居。湘雲託言家教甚嚴。不以實告。蘇州富商潘頌閣在滬築有別墅。與季棠友善。語季棠欲納妾。爲湘雲所聞。以姊湘君介紹。湘君惑於其妹之言。竟墮魔網。於是歌舞場中時有二人蹤跡。心儀雖有所聞。然未得實據。亦莫如何也。一日潘頌閣託言湘雲送湘君新衣兩襲。誤入心儀手。見衣中夾有潘頌閣名刺。大訝。急問湘君。答言幼妹所贈。心儀持片示之曰。「此潘某名刺。亦令妹所有耶」湘君曰。「此予妹夫也」心儀曰。「令妹出嫁予何未知」湘君曰。「近日始聘定耳。」言畢攜衣入。心儀終怏怏。越數日。湘君正在理妝。心儀得省長回批。略謂「所纂救國十策紙上談兵無裨實用」湘君聞之。笑曰。「日日望發財今可夢醒矣」心儀憤憤。適湘君復忤其母。心儀曰。「卿有所懷。儘可直言。不必苦吾母也」湘君曰。「離婚。」心儀曰。「諾。卿卽日便」湘君乃出。湘君昔爲寒士妻。今作富家妾矣。一日湘君與潘頌閣同車遊龍華。甫抵寺門。頌閣扶湘君下。適心儀布服素冠。隨香會儕衆而出。蓋心儀母方逝世。爲作佛事而來。不是冤家不碰頭。正不知若何感歎也。湘雲與季棠偶因細故。負氣歸甯。數日未回。季棠急欲覓之。不知湘雲居址。商之頌閣。頌閣曰。「曷不約湘君同往」並

遇豔



情天刼之一

授以計。季棠卽遣人至潘宅。語湘君曰。「爾母有病。望卽往視。」湘君信之。急歸。季棠尾其後，湘君至家見母安好，知有異，而季棠已追蹤至。見湘雲母宅極卑陋，與所言不符。並窺見湘雲蓬頭垢面。方與三五無賴鬭牌。憤不可遏。因碎所懷照片而去。湘雲母適出見碎片。取問湘雲，湘雲大異。曰「此予贈季棠者。今被毀棄。予事無望矣。」並語其姊曰。「汝與潘氏已有婚約，殆無礙，應速去。」言時適潘氏僕婦至。曰。「主人今夕卽回蘇。請卽歸。」心儀出妻後，得同學王子磐之助，任省公署科員。足自贍給。惟以家庭之變。常鬱鬱不樂。偶至公園小憩。遇一女士，憑欄賞荷。團扇墮池畔。心儀代拾之。女士稱謝而去。同時子磐亦至。語心儀曰。「彼美何如，其名杜鵑。善書畫。性高尙。閣下得之。名士佳人。可稱雙絕。爲子介紹可乎，」心儀曰「名途多舛，心志已灰。請勿談此。」子磐曰。「人之大倫。吾當爲子圖之，」潘頌閣既移居蘇州舊宅，大婦錢氏頗兇悍。與湘君不相能。頌閣憂悶成疾。醫家束手。一日錢氏至白衣庵求藥。頌閣自知不起。私給湘君鈔幣三千圓，以備不虞。適爲女僕所見。僕固預承大婦命。暗中監視湘君者。錢氏歸聞知其事。强向湘君索還。頌閣扶病與爭。一蹶不起。而湘君亦被逐。翠樓別墅主人杜氏。養女杜鵑。爲白下才女。以擇壻太嚴。多不成。子磐見公園拾扇事。引心儀至其家。杜鵑素性高傲。一見心儀。則歡若平生。其養母及子磐見之。甚欣慰。杜鵑笑謂心儀

悼亡

情天刼之二

曰。「嘗讀大作，欽佩無似。今日相見。何幸如之。」心儀異之曰。「鄙人有何文字。曾邀盼睞。」杜鵑曰。「前在舊書肆。以銅幣若干。購得一書。名救國十策。卷端有大名。以是知之。」心儀曰。「此予精心結撰之稿。不得當局一盼。聊能知音。可無憾矣，」心儀自此與杜鵑往來甚密。因託子磐爲之作伐。以杜氏索聘太奢。未成。子磐憤甚。者無策。乃取救國十策。託其友代呈北京政府。冀有所遇。時有稱揚州富商錢新甫者。願以三萬金娶杜鵑爲妾。議已成。因畏王子磐勢力。乃利誘杜鵑之母。以進香爲名。挾杜鵑同往揚州。心儀聞之。大爲憂憤。湘君自出潘宅，無以爲生。至南京訪親。又不遇。賣曲度日。某日挾胡琴行市中。過心儀所居。心儀審音調。似湘君。出視果然，急呼其名，遽爾昏暈。而湘君已不知去向。眞所謂自作孽不可逭也。未幾子磐得其京友覆書。謂政府甚賞救國十策。獎金萬圓。持示心儀。心儀曰「晚矣。感謝故人。請代收藏。留交杜鵑可也。」錢新甫與王少卿。皆翻戲黨領袖。向以使用僞票。犯案纍纍。官廳正懸賞緝捕。自騙杜鵑往揚州時。偵探已暗隨其後。方二人與杜氏商交杜鵑時。偵探卽上前捕之。新甫猶抵賴。偵探示以懸賞照片。並揭其假鬚，始伏罪。是時杜鵑與婢興寶。方在亭中遊眺。見錢王被拘。趨詢其母。始知二人乃翻戲黨。未爲所騙。深自慶幸。杜氏深自悔悟。決以杜鵑許配心儀。杜鵑往訪。及至王宅。則心儀已於二日前逝世矣。子磐遵心儀遺囑，以

救國十策獎金畀杜鵑。杜鵑堅不肯受。屬爲心儀營葬、並捐助慈善事業。揮淚而去。杜氏方預備杜鵑婚事。久候不歸。忽得杜鵑來函。知心儀已歿。杜鵑已在燕子磯投江。悲悔不置、急與王子磐同往。跡其下落。惟見江流浩渺。而名士佳人。俱已千古矣。

鄙意以爲是書首幕映心儀草救國十策時。抱有無窮希望。片中特寫心儀母妻三人。對作品所抱希望、心儀欲臻國家於强盛。母氏則希冀得金可以進香。湘君則志在得簪環飾物。此處既明叙湘君羡慕虛榮。入後又寫湘君因羡虛榮而墮落。則初在家庭時、不應作節儉耐勞之狀。否則便覺個性發生矛盾。且如平日湘君對姑氏極盡敬禮。躬自執役。乃自識潘頌閣後。即以厲色對姑、姑亦覺變來太驟。且心儀對湘君尚稱愛好。當湘君被誘之時。特寫珠飾一幕、以示湘君之醉心虛榮。既與首幕表示希望之特寫重複。且嫌此尚不足以動湘君忍離所天之決心。迨湘君流落南京賣唱。度日樓下高歌時。同時幕旁映演曲譜。以置景過於呆板。遂覺十分觸目。反不如將曲譜用字幕說明爲佳。至結局處映出燕子磯風景固佳。但拉得過長。反覺鬆懈。一不如於湘君訪王子磐後。即接映湘君徘徊燕子磯頭。及江流水濺。不必補述憑弔情形。似覺較爲悲切也。

演員方面。汪福慶飾陶心儀。描摹忠實。刻苦男子。極佳。此君近來飾正派少年。無絲毫討厭相。誠可喜也。惟病時面部化粧太嫌明顯。反露痕跡、任愛珠飾史湘君。寫莊秀則有餘。寫墮落則不足。個性如此。無可勉强。鄔麗珠之湘雲。描寫自甘墮落之女子、驕淫悍潑。顯露眉宇。煞是不易。惟走路有時嫌快。是其缺點。馬雅鄉飾杜鵑。雖落風塵而污泥不染。演來舉動尤有分寸。可謂盡職。餘若陳寶善之朱季棠。吳曉生之潘頌閣。亦能做戲。而洪警齡之黃少卿。尤爲佳妙。此子嘴臉酷似美國滑稽劇家拉萊西門。而舉動之自然成趣。則勝于拉萊之做作。實商務影戲部滑稽人才也。

片中採景攝影及光綫。均極完善。惟鄙意攝河道數幕。能于近處擇有垂楊飄蕩。或在橋洞攝取。則更足增遂美術意味也。至室內布景。太露假相。破墻顯係繪成。是其最大缺點也。

「風雨之夜」取景之地



紹興之山景

(四十)風雨之夜　出品者大中華百合公司

大中華百合公司新片「風雨之夜」。于日前試映、此劇爲描寫上海式婦女之生活。以及敷衍式之夫婦戀愛。因編製之得體。遂使觀者覺有西洋浪漫色彩之快感。聞此片爲歇浦潮作者朱瘦菊氏編撰。導演宜其配置適合。而餘味盎然也。

劇中述小說家余家駒。以賣文爲生。妻莊氏雅善交游。歌舞場中。幾至無夕不往。家駒愛之莫能阻也。會家駒以過勞致疾。醫言須入深山養痾。莊氏無可如何、挈小女嬌娜隨家駒入越。寄居卞道士家。卞有女二。長曰玉潔。戇性夫成。次

曰玉清則多情種子也。有紳子錢大偉者。渴羨玉清。屢致殷勤。玉清固漠無無動。而玉潔則觸景生情。異常懊喪。今余居其家。玉潔以愛嬌娜。常同伴入山。玉潔輒語大偉。謂妹氏已屬意於余。錢爲之愴然。時莊氏以久居鄉間。目之所接。無非草木。不若繁華都市之足以流連。遂决意先歸。遺嬌娜與余同處。一夕。風雨驟作。嬌娜夜啼。余熟睡未醒。玉清聞聲。掌燈入視。玉潔時猶未睡。潛踪之。知玉清已入余臥室。余亦驚覺。謂深夜男女烏可同室。乃亟扶玉清歸己室。時卞道士方自外室歸。余亟歸寢。道士巡察一周。亦歸就寢。異日家駒返滬。大偉以曾爲道士解圍。欲自薦求婚。詎玉潔聞言。謂玉清已非處女。因具述風雨之夜往事。玉清爲名譽計。力白其誣。並允大偉以兩日之後答復。玉清乃於是時修函具告家駒。詎是函適入莊氏手。莊氏携赴戚氏孫乃溫家。乃溫夙涎莊氏色。並爲購別墅以居之。是日錢囊爲乃溫携去作質。玉清函因亦擱置多日。迨莊氏以函付家駒。家駒亟赴鄉探詢。則玉清已嫁大偉。時乃溫方挾莊氏入別墅。欲加非禮。爲莊氏峻拒。懸崖勒馬。莊氏之謂乎。編者意思在針砭上海之婦女。而故意將劇中男士壓得極抵。於是處處顯露女子之驕縱。莊氏固如是。即孫乃溫妻亦如是。因之家庭之間。無一絲眞情。家駒因之而戀玉清。乃溫因之而涎莊氏。種種不幸。均由是產生。良可慨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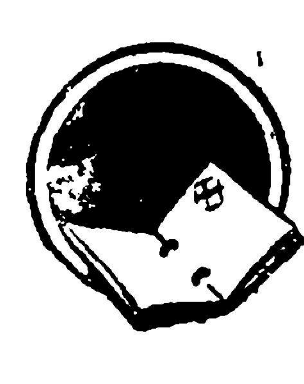
劇中以韓雲貞飾莊氏。極佻達之能事。王英之飾余家瑛。溫文爾雅。無儇薄氣。周文珠之玉清。備極幽婉。楊靜娥之玉潔。嬌態可掬。即徐如微之乃溫。王謝燕之乃溫妻。亦能隨處發揮。均有可觀。

養病之時



劇中採景大半出自會稽山中。較諸徒以西湖普陀作背景者。優勝多矣。末幕乃溫挾莊氏入別墅。將門隨手掩閉。歷半分鐘。此種攝法。固得劉別謙氏之方法。但後來特寫乃溫噪唇咂舌。以示接吻。以後但如此做來。微嫌媟褻。不若引帕拭唇之爲蘊藉也。字幕方面。極尖刻。如卞道士至外婦家。則者「他還是去討債的」云云。調侃生趣。回味無窮。





第一天（小說）

泿漫

靜如側着身子睡着。半個臉嵌在輭舖的枕頭裏。只瞧伊那微闔的眼睛。和微笑的靨兒。便知道伊正睡得香甜。桂香剛纔輕輕地推開了房門進去。瞧見伊一隻白藕似的手臂。在被窩裏伸了出來。向外床一掠。還當伊已經醒了。便低低的叫道。「小姐。時候已經不早了。」叫了幾聲。仍舊不聞答應。跑近床前一瞧，原來伊依舊睡着。桂香瞧了瞧座鐘上已指着六點三十五分。便坐在床沿上將靜如的身體不住的搖晃着。靜如惺忪着眼。瞧了瞧道。「傻丫頭。發瘋。天還沒大亮呢。鬧得我睡不着。」桂香道。「小姐。你忘了嗎，不是昨天晚上你要我叫你的嗎。」靜如道。「誰叫你這麼早的。」桂香道、「那裏還早。已經快七點了。」說着。走到窗前。將那厚重的窗幕拉了起來。窗外的陽光。早斜射到靜如床前。桂香道。「小姐起來吧。等梳梳頭。洗洗臉。換換衣服。再趕到學堂去。恐怕還得遲到哩。」靜如聽說。一骨碌坐了起來。披上一件毛巾布的大衣。趿着鞋下床。桂香便忙着替伊打臉水梳頭預備早飯。忙了半天。總算停當。可是已經七點半鐘了。

今天是靜如第一天進C大學。所以格外的起得早。梳洗停當。便揀了一身蜜色的花絲綸夾衫。套上一條黑色輭綢的套裙。在鏡子裏照了又照。自己瞧瞧總算還好。這時桂香進來說。車夫已經將車子預備了。靜如提了個小鏡匣。出門上車。車夫拉起了車柄。拼命的飛跑。這時街上除掉幾輛糞車之外。其餘便是那些買菜的傭人。和那些成羣結淘的小學生。當靜如的車子走過人多的街道時。大家的眼光。都不由自主的瞧着伊。露出一種奇怪的神色。這大概是因爲上海地方盛粧的女郎。非睡到日高三丈不會起身。所以一清早瞧見了靜如。便覺得有些奇怪。

車夫拼命的跑着。兩隻脚不住的向前跨而後灣。靜如坐在車上。看得十分有趣。可是這時伊的心裏正想着第一天到了校裏。是怎麼的情形。伊想C大學錄取新生的揭示上。曾有二十幾個女生。料想伊們今大一定都穿得十分整齊。假使自己要不是換了這身新衣服去。恐怕和伊們比較起來。未免要相形見絀哩。伊坐在車上。一個人索想着。車子早拉到C大學的門口。車夫回頭問道。「小姐。可要拉到裏面去嗎。」靜如這纔知道已經到了。便在門口下車。抬頭見那校門上交叉着兩面國旗。頓時露出一番新氣象。比較伊暑假中來投考時新得多了。伊一面打發車夫回去。叫他下午來接。一面進門。門房裏的校役瞧見有人進來。便出來問。「小姐。這麼早來找誰。」靜如心想這校役怎麼這樣糊塗。便答道。「不找誰。來上課的。」說着走將進去。那校役却站來門房口。直着兩眼直瞧到靜如在冬青樹邊轉了灣。他纔進去。

這時候。還不曾上課。許多學生都在場上散步。大家瞧見了靜如。似乎都受了一種刺激。都停了動作。一致的將眼光都向伊身上瞧來。靜如雖然也在外面常時走動。可是不知道怎麼的。被他們許多的異性同學一瞧。兩邊的頰上覺得熱烘烘地難過。當時低着頭。從人叢中走到屋裏。

在休憩室裏正有一班女生在那裏談話。一屋十幾個人。大家正忙着在那裏介紹。女子的天性喜說話。于是你一句我一句的只是寒喧着。靜如站在休憩室門外望裏一瞧。只見伊們的服裝都不及伊。有幾個穿着自由布的衫裙。有幾個就穿着格子廠布的上裝。束一條嗶嘰裙。最漂亮的也不過穿件黑華絲葛的夾襖。論樣子不及伊的稱體。一個個都是長可掩臂。一些兒都顯不出女性身體的窈窕之美。論顏色。除掉灰色便是黑色。簡直不懂得什麼是色彩的調和。伊瞧着便也跨進屋去。這時一個嬌小身材的馮瑩。瞧見了靜如。便跑過來道。「靜如姊。來得早。」屋裏的人被馮瑩一叫。都注意到靜如身上。馮瑩笑着道。「你今天爲什麼穿得這樣漂亮。我看你簡直像個新娘子了。」靜如推了馮瑩一推道。「怎麼你見了人總沒有好話的。」說着瞧瞧屋裏幾個穿自由布的女同學。在那裏瞧着自已交頭接耳的談着。靜如心裏明白。便回答道。「我因爲下午要到親戚家吃喜酒去。等校裏回家後再去要來不及。所以換了衣服。省得等會兒費事了。」

馮瑩替靜如將屋裏的同學一個個介紹。免不了又要說許多客套話。大家覺得靜如和靄可親。倒也說得投機。有幾個問伊的住處。伊便一一的告訴了。可是這時休憩室外邊的男生。走到那裏。差不多都要停着步張望一下。還有幾個傻頭傻腦的。却站在外邊。賞鑑伊們的嚦嚦鶯聲。直到屋裏人將門砰的關了。纔快快而去。

不多時上課了。這位敎授是位靑年的留學生。講得好流利的一口英語。在上課時候。他却不時用眼向着靜如瞧。靜如避了這面。可是那四周男生的眼光。接連不斷的釘着伊。尤其是那些在伊背後和近傍的男生。受大衆的嫉妬。

這一天靜如在校裏覺得處處不自由。局促得沒法子想。伊瞧瞧那些女同學。却一個個瀟洒自由。心裏着實羨慕。好容易挨到下午。趕緊逃回家去。

第二天早上。伊剛起身的時候。桂香拿進幾封粉紅色的信來。靜如拆開看時。四五封差不多都是一樣的。都是C大學裏的男同學所發。開頭稱讚伊的裝束。其次推想到伊一定善于交際。最後表示想要和伊交個朋友。靜如呆想了一會兒。不明白他們怎麼會知道伊的住處。後來一想。原來昨天在校裏和女同學們談着的時候。早被那些好記性的男同學們牢牢地記着了。伊將那些信。撕成了小塊。擲在字紙簏裏。自己胡亂地挽了個髮髻。桂香捧着那件蜜色花絲綸衫過來。要替伊換。伊搖着手道。「我從此不穿了。你拿我的嗶嘰衫裙拿了來吧。」

當靜如到校裏時。幾個男同學都抱着極大的希望。誰也不會知道他們的信。都挑在收字紙的人的肩上去哩。





曾胖子（小說）

梁俊青

「月光遠遠出東邊。
吾愛鄰居近眼前。
一樣人間不可及。
月光吾愛隔重天。」

太陽已經落山去了。山邊和天際還幻着一片紅霞。淒清而且幽靜的在掙扎那最後一俄頃的華彩。我們若從深邃的林中看去。便覺得我們心中所羨慕的意象的光明。正在黑漆的前面湧現着哩。種田的農夫。採樵的村女。通通都回家去了。在傍山的幾家屋子上我們遠遠的隱隱的可以看見一縷一縷的炊烟在那蒼茫的暮靄裏裊裊直上接靑天。在屋後的竹林上我們隨處都可以看見一羣一羣的倦鳥在盤桓在留戀在尋找牠們的歸宿處。這時候一切都淡然茫然的漸次沉默下去了。只有那遠遠的高原上還迷離的幻着一羣牧童的黑影。他們自吃了午飯以後。各人便牽條牛出門去放草。一直到晚上日落以後纔牽牛回家的。在這放牛的時光中他們是最高興的。他們把牛牽好在一處多青草的地方以後。大家便聚攏起來。地坟堂裏賭紙牌啦。打擲子啦。唱山歌啦。戲弄過路的或田邊山間的少女啦。這都是他們消閒的妙法。他們中曾胖子算得是最出風頭的了。你們看。那篇首的一首山歌不是他教給他們唱的一首嗎。

「曾大贛。夜暗了。還不牽牛回家嗎。」約莫有一個中年人在一家大門口站着叫曾胖子。「喂。好……。就來了。」曾胖子很疲倦的緩緩的纔牽牛回來。一路還唱着他得意的新做的山歌哩。

★　★　★　★　★

這村叫做圓坑。地方非常幽靜。來此裏遊覽的人很少。可是一切來過這裏的人就沒有一個不稱許這村的幽靜而可愛。曾胖子的家就在這村中。自他祖先搬到這裏以來。已經不曉得有多少年數了。我們不過隱約聽人說他家世代是耕田的。但是說也奇怪。自胖子的父親，爛酒曾田鷄，信了耶穌教以後。家道竟爾慢慢的擴大起來。胖子也讀了書，並不在草原上放牛唱山歌了。胖子自進了學堂以後，雖則頑皮到了萬分。然而他那種拍馬的手段是特別的，教堂裏的讀書先生都很愛他。說他聰明。說他乖巧將來的成就一定很大。胖子也心中暗想。「十年窗下搓煙屎。一舉成名天下知。」「我曾胖子豈長是放牛郎。我還要做個傳道的牧師哩。」

★　★　★　★　★

約莫在一所萬山環繞的地方。我們聽得見一陣陣的鐘聲正在朝暾初上紅輪湧現的早晨裏從一座高高矗立的鐘樓上盪漾下來。這正是桃塢書院的一個早上。鐘聲響了以後。院裏沉默的空氣徒然的緊張起來。

睡房內起了一陣雜沓的鞋聲。隨着那禮堂內便起了一陣凳子移動的聲音。一會兒琴聲響亮。歌聲大作。「紅日纔昇我便醒寤，一夜平安多謝天父……。」這一羣傳道書院的學生便在做他們的晨禱。

曾胖子自從圓坑高小畢業後得R.牧師的推薦便進這所傳道書院。在這裏不覺又有兩個月了。他雖則很希望將來在這裏畢業後能夠由傳道師昇到牧師•然而這院裏沉寂的空氣實在使他感覺到青春苦悶的悲哀。他微微的起了一種不可捉摸的意象，無論在日裏或是夜裏他總是在做他意象中的幻夢。

大概是中秋前後的一夜了罷，他晚禱歸來，獨自坐在窗前。看看窗外清光可水的月華。他不由的又，迷於不可捉摸的意象中了。他想，「耶穌降世救罪人。是爲着個「愛」字，也常要夏娃，也是爲了個愛字。沒有愛便沒有了生命。便沒有了世界，我活着世上已經二十餘年所得只是個沉悶，枯槁，我要幾時纔找尋得滋養我的生命　愛呢，」他惆悵了。他迷濛的又記起放牛時習山歌的歡樂。眼睛裏。嘴唇邊都起了一層追憶的笑紋。可是良辰美景賞心樂事都一一消逝在奈何天裏。一刻的微笑只給他分外的苦悶，他跑到校園裏去。坐在月光下如醉如癡的在啜泣了。

晨禱的鐘聲已經响了許久。同學們都到禮堂去了。只有曾胖子呢却無精打采的躺在床上。他兀自徘徊夜來的夢幻，他雖則很白清切的聽了催人晨禱的鐘聲。可是他並不在意他要找尋他的生命之源哩，一會兒披衣起床。他偷偷的走到校園裏。在那陽光沐浴中的海棠花前佇立。這一叢海棠花正是在開花的時節。有的紅。有的白。有的緋。有的搖曳生姿。有的輕顰淺笑。有的像薄命的秋娘在哭泣。可是在每朵花每片葉上都含有一顆晶瑩皎潔的露珠。這正是表示牠們的新鮮活潑的愛罷。胖子立在這裏。並不沉迷。並不顧索。他心裏好像止水般的平靜。因爲昨夜月明中。他已經參透了一切。」

「曾先生嗎。怎麼你一個人還在這裏。他們都到禮堂上已做晨禱了哩，」一位十八九歲的女郎從那叢幽密的矮柏樹後來到胖子面前發問。面上的淺笑中却帶着一點兒嬌怯。

「我昨夜因爲有點不舒服。一夜沒有睡。所以一早就起來到此裏吸取新鮮的空氣。怎麼密斯王也來到此裏呢。」胖子失驚似的反問着女郎，面上閃着飛燕似的輕微的憂疑與希望的容光。心兒忐忑的有些跳個不住。

「我的父親叫我到此裏折幾株花來插膽瓶。預備今晚開聖友懇親會的。可是那不大好。我打算在此裏折幾株海棠花哩。」她說了。後覺得有些難爲情的折了幾枝白的幾枝紅的匆匆的便跑去了。胖子立在那邊細細的端詳她走後遺留在地上的脚印，不曉得在迷惘還是在惆悵。只見他兀自佇立着發呆。

這位密斯王叫做辛華。是王牧師的女兒。她雖則還沒有出嫁，然而她那種大方的樣兒教會中却不易尋得的。她天天除跟着她的父親讀幾點鐘書以外。便陪着她的小弟弟出外游覽。有時逢着教友。她一定和他們周旋幾句的。這在旁的人看來。或許要說她那樣的好說好笑，那樣的風騷。其實她纔是一片天眞的女郎。

胖子自女郎走後。踽踽的便也回去上課。課堂上講的恰好是「基督徒禁慾的必要」一題。說甚麼第七誡不可行淫，說甚麼即如你看見了一位女郎而你心裏想了她也就是犯了行淫的罪過……。這些在往昔的時候。都是他臣皇臣恐而又最注意的。可是在這個時候他便兩樣了。他

咒詛這條法誡。他說「這都是人們特意矯造出來的。你們想。上帝造了亞當又造了夏娃。這不是有了男子就要有女子麼。男和女中間是上帝賦與了至聖的愛情。有着沒有了愛情還成什麼世界。還有什麼人遂有什麼上帝的仁慈。」說罷憤憤的便伏在桌上。一面却追憶擬想海棠花前的巧遇。

又是在一個晚上。隔離前事不曉得有幾何時候了。胖子一人獨自坐在柏樹後的紫藤架下。這時却是黑漆漆的夜晚。三尺外看不見一些兒黑影。胖子坐在陰翳的紫藤架下。更是無從辨認他是人是木。他吃了晚飯做了晚禱以後便裝着有事出外。暗中却走到此裏來。他是要等候他的愛人的會見的。約莫過了一會兒遠遠的有一種索索作响的步履聲送到胖子耳邊。隨着便現着他的愛人王辛華的面龐。雖則在黑漆萬分的夜暗裏他們也是看得十分清切而明白。至於他們怎麼會在此裏相會。相會又是什麼情款。我們却不易推測。我們隱隱還記得南唐後主菩薩蠻一首可以爲他們倆寫照的。

「花明月暗飛輕霧。今宵好向郎邊去。剗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
畫堂南畔見，一响偎人顫，奴爲出來難。敎郎恣意憐。」

★　★　★　★　★

上帝是慈愛的天父。他打開一雙手。睜開一對眼。他愛憐人們。照顧人們。他一步一步地用雙手把他的子女自火坑裏牽引出來。我們試翻開聖經書來看。上帝不是把羅得自應被天火焚滅的所多馬俄摩拉城內救出來嗎。上帝不是在波濤萬丈的紅海底裏闢條乾燥的大路。把以色列人救出埃及王兵的窮追嗎。上帝是三位合一的神。是萬權萬能而無所不在的主宰。你們看他。正睜着眼看曾胖子與王辛華哩。

不知什麼緣故。傳道書院裏忽然喧鬧起來。起初是因爲有一位牧師想找胖子交給他家裏寄來的東西沒有找着而喧鬧着的。隨後王牧師也找他的女兒了。王牧師手裏拿一盞煤油燈。走來走去的在尋找。有時還叫着辛華的名字。末後院裏的人都因胖子和辛華的失蹤而詫異喧鬧了。院中的狗也「汪。汪」的表示着告警的吠聲。

過了一會兒。校園內的紫藤架邊忽地起了一片呼聲。人聲狗聲都雜在一片。

「你爲什麼這樣該死。敢走到此裏來。你怎樣不想想你父親的……。」

「我老早就曉得他們不是好東西。兩個禮拜以來都是眉來眼去的……。」

「是的。我前三四個星期記得望見她和胖子立在海棠花前說話。」

「你們該咒詛的。爲什麼敢觸犯了上帝的誡命，」

「汪。汪，汪—汪。汪。汪汪……………。」

★　★　★　★　★

「噹。噹。噹。」在沉寂而且冷靜的桃塢村裏又起了一陣冲破沉寂的鐘聲。

鐘聲响了以後。禮堂內頓時熱鬧起來。R.牧師站在講台上。身上穿着一件黑漆而長的聖服。頭上戴着三角的聖帽。他胸前交叉着手。面上顯出一種憂憤而沉寂的面容。似乎有什麼重大的事情要等待他裁判似的。一霎時琴聲大作，堂內的聖徒一齊起來沉肅的唱着。

「從前溺罪實堪悲。
禍報臨身重且危。
既犯天條應受罰•

思離永苦可恃誰。
當求天父大恩垂』……

歌聲歇了以後，牧師睜着一雙巨大而有火星飛射似的怪眼。打開一本聖經書喃喃的口中念着「上帝就是光、在他毫無黑暗。作惡的人。好像翻的海不得平靜。其中的水常湧出污穢和淤泥來。我的上帝說。惡人必不得平安。」他念了之後。便大聲的指着那台前伏着的胖子和辛華兩人向着聖徒們宣告。『我們今晚眞不幸、在我們中竟生出了兩個叛徒。而且這兩個叛徒又是平素最虔心信主的牧師和教友的子女。我們要爲着犯罪者祈求禱告。我們更要爲着自己內心裏的罪愆而哀哭。免得干着上帝的義怒。我們的兄弟姊妹們。我們天天祈求禱告、到底爲的是什麼。我們若是聽上帝的話。就不可硬着心。因爲上帝是光。是照盡黑暗的。兄弟姊妹們。你們要謹慎些。免得你們中間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惡心。把永生的上帝離棄了。總要趁着還在今日。天天彼此相勸、免得你們中間有一人被罪迷惑。心裏就剛硬而敢作敢爲了。王辛華。願上帝憐惜你。體卹你。赦免了你的罪戾。願神常光照你。潔淨你心。使你悔改認罪。虔心事主。來生享福無邊。曾元偉（胖子的名字）你好回家、在家裏有你的父親會教導你。監察你、願天父的手按在你頭上。願聖神常光照你心。使你有悔改的日子、因爲上帝不願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的。阿們，』

★ ★ ★ ★ ★

夜深了。在桃塢村中的道上隱隱的可以看見曾胖子正低着頭迷迷惘惘的向着無盡的前途走去、

衣飾瑣言

野蠻人的衣飾

祿

人類是天然好脩飾的動物。當上古時代。文化未開。但好修飾的心理。已非常發達。歐洲南部及澳洲的土人。看見光彩絢爛的毛羽珠球貝壳等物。便要搶去掛在身上。以爲美觀、在野蠻種族中。還有一件奇事、女子往往不很脩飾。男子却反周身掛滿了壳品之的飾物。適與現代風俗相反。這是因爲其時男子酷好脩飾。把一切飾品。古爲己有。不許女子染指的原故、還有許多蠻族。身上並不掛飾品而好用姣豔顏色。塗在皮膚上。尤其好用紅色。澳洲有某族。好將身體一半塗結紅色。一半結白色。紐齊賴人民。好將嘴唇塗成藍色。蠻族中往往遇有道要典禮時。便將身體加以塗漆。如非洲北部土民。遇有親屬死之之事。便將全身塗成黑色。至于脩飾方面。在蠻族中更是無奇不有、非洲東部族土民。幾乎沒有一個女子。唇間不戴一個大環。環越大便越美麗、有時大得幾乎便戴的人口都張不開、還有許多蠻族。歡喜將耳朵拉大。有時兩耳大得與肩相接。他們便以爲是美人。他們從小便將耳朵穿破、用小圓餅嵌在破處。以後這圓形物漸漸放大。耳朵亦跟着放大。甚至所嵌的有茶碗器大小、這時耳朵便可與肩相接、博得一時的美名。蠻族中亦有好將牙齒敲去的。如馬來人。當男子成丁時。便將門牙敲去。亦有好將牙齒漆成黑色的。如安南人。便有此風。這眞可說是天下之事。無奇不有了。

遊歷的人（劇本）

愛爾蘭 Lady Gregory 著
芳信 譯



人物，
　母親
　小孩
　遊歷的人
佈景。一間村舍的廚房。一個女人安放一隻碗。瓶。與木板於桌上。來製麵包。
小孩。「你要做什麽東西呀，媽媽。」
母親。「我要用白麵粉做一大塊兒糕，我還要放點果子到這糕裏面去。我也許會替你做一小塊兒糕。我把那大塊兒的糕放在大鍋裏去炕去了的時候。你就可以拿你那塊小的放到小鍋裏去炕。」
小孩。「可憐的爸爸逆一個『撒曼英』節的晚上。還要離開家裏到市場上去。」
母親。「我一定要預備一棹與年年『撒曼英』節晚上一樣的酒席。因爲今兒晚上對於我比別人更爲要緊。七年前今日的晚上。正是我初次到這裏來的時候。」
小孩。「那。你就得要從食器廚上把那些盤子，那些有花紋在上面的盤子。拿下來把牠們擺到桌上去。」
母親。「我會。我今兒要把屋子收拾一下。那最好的磁器也要把牠們拿出來。只要是好東西全要把牠們擺到棹上去。因爲七年前的今兒的晚上。我發生過一件重大的事情啊。」
小孩。「一件什麽重大的事情。」
母親。「我在那兒做做事的女孩。他們把我趕出屋子來……」
小孩。「那個屋子在什麽地方。講把我聽聽。」
母親。（坐下。指著向南。）「那兒就是我住的地方啦。在斯黎威阿基上面的一家農田的人底家裏。靠近斯黎威勒阿——金山。」
小孩。「金山。那是一個大地方呀。」
母親。「不狠大。那年這個時候。天氣却狠冷。並且寂寞。固然是一個像這樣『撒曼英』節的晚上。我却挨了一頓駡。被人家趕了出來。」
小孩。「以後你便怎麽辦呢。」
母親。「怎麽辦。在泥路上走呀。經過那地方。也是找不着住處的崎嶇不平的山嶺。烈風向着我吹。紅泥還又滯着我的雙鞋。我到了克里康特……」
小孩。「我知道克里康特。那地方有一個女人在店裏曾從一個瓶裏拉出甜食給我吃呢。」
母親。「她現在也許還會。但是那天晚上她的門却是緊關着的。就是所有的門全都是關着的。我從窗子上看出男孩和女孩圍爐坐着玩他們的遊戲。我却沒有勇氣去借住。我怕他們把我當作無恥的東西。所以。那怕是在晚上。我一個人還是走了。」
小孩。「自後你就到了這裏麽。」
母親。「我在暗中走下了山坡路長心焦。我的力量眞是來不及了。就像要倒下地來似

的。最後我靠着一堆路旁的碎石倒於地上了。」

小孩、「我有一次也跌在石堆上。抱膝蓋都打傷啦。」

母親。「以後重大的事情就發生了。我看見一個不認識的人走到我身邊來。一個高個子。我所見過的人裏頭的最好的一個。有你能在黑夜看得見他的光亮。我就知道他不是平常的人。」

小孩。「他是誰。」

母親。「我以為他是世界的王。」

小孩。「他有沒有一頂像一個王的王冠。」

母親、「假如他有也只是些赤裸裸的黑色荊棘的枝椏做的。但在他手裏却有一椏綠的。這個世界上從來就沒有生長過一椏這樣的綠的。他用手牽着我。帶我上級石來到這個門邊、並且吩咐我進來。可望在裏面找着好住處。我跪下感謝他。他却扶起我來說。『過些時我再來看你。你心裏別拒却我給你的東西。』他說。『並且要對我表示歡迎。』」

小孩。「以後他便去了麼。」

母親。「我立時不見了他。我就照着他吩咐我的做了。（她立起來走到門邊去。）我這樣走進來的。你的爸爸就靠着火爐坐在那兒。一個死了妻的孤寂的人。他是一個單身。我也只是一個單身。所以我們就配了起來。自後我就沒有缺少過住處或是平安。我替他做了一個好妻子。一個善於治家的女人。」

小孩。「王再來過這屋裏沒有。」

母親。「我記得他說過要到這裏來。可是他還沒有來過。你爸爸和我常常要在。『撒曼英』節的晚上到門外去着想見一見他。」

小孩。「我希望他不要在晚上來。因為晚上我睡了。」

母親。「我每年都想到他。並且要收拾一下屋子。和做一個好當晚餐的餅兒呢。」

小孩。「他來了。他會做什麼。」

「母。親他會坐在那把椅子上。也許他還會嘗一點兒餅。我要叫攏所有的隣舍來。我要告訴他們他在這裏。他們再不會把那不滿意我沒有帶點兒東西來到這個屋裏的心掛在他們的心上。他們會知道我是跕在他們面前的人。這時候他們也會知道那來看我的人是誰了。他們全會跪下來向他求福。但是最好的幸福是在他親自到了的人家的家裏。」

小孩。「你現在是要去做餅了麼。」

母親。「我現在的確要做餅了。不然。可要晚啦。現在也怕已晚了。我盼望有個把隣舍從城裏帶些白麵粉來給我。我再不能等候了。我要到什麼地方去借了。也許在星期四。石匠家裏有一次喜事。像是有麵粉的了。」

小孩、「我仝你去、」

母親。「你就在家裏罷。做個好孩子。別把放在棹上的東西亂攪。旁着爐火坐到那兒去。把那些後來拉進來的小權極減斷去。現在就當着我的面把牠們碎成一小堆。能。我們可以生一次大火來炕餅。你瞧。你減斷了多少。我走了。別出門兒呀。我怕你跑到河沿下去。正是發水的時候啊。放規矩點兒。把碎斷了的柴枝計算一下。」

（她出去。）

小孩。（坐下。在他的膝上把枝椏減斷）「一—二—哦。我能夠把這一根減成好多根。一。二。三。四。—這根是濕的—我不喜歡一根濕的—五。六—一大堆了。—我要拿這根大的來試試看。—太硬了。我不相信媽媽能夠把這根減斷。—爸爸才可以把牠弄斷呢。」

【門半開了。一個遊歷的人進來。他穿著一件破了的法蘭絨的襯衣。滿沾泥汙

的袴子。他裸着頭與足並且拿了一小椏東西在他的手裏】

遊歷的人。(屈着身子取小孩的柴枝。)「把牠給我你拿這個去罷。」

【當他拿著小柴椏而且拗牠的時候。他放樹椏於小孩的手裏。】

小孩。「這是一椏好樹呀。上面有蘋果並且還有花。磨房裏那條樹雖是有蘋果。花兒却全謝了。這椏樹你是從什麼地方弄來的。」

遊歷的人。「我從一個好遠好遠的花園裏弄來的。」

小孩。「那花園在什麼地方。你父是打那兒來的。」

遊歷的人。(指着向南)「我是從那些老遠的山上來的。」

小孩。「你是打金山來的麼。」

遊歷的人。「我確實是從那兒來的。從金山來的我願意坐下來休息一囘兒。」

小孩「挨着我坐下罷。我們不要走到棹子身邊去或是挨一挨什麼東西。不然媽媽可要發氣了。媽媽是去做一個好吃的餅兒去了。一個狠合也許到我們家裏吃晚飯的國王的口味的餅。」

遊歷的人。「我和你坐到這個地板上罷。」

小孩。「現在你把那金山的事告訴我聽麼。」

遊歷的人。「好有一個花園在那座山裏。一條全時有花有果的樹就在那個園裏。」

小孩。「像這椏樹一樣的麼。」

遊歷的人。「正像那椏小樹。」

小孩。「園裏還有別的東西沒有。」

遊歷的人。「有甚麼時候都唱着歌兒的各種顏色的鳥。人們也都跑到那兒去做他們的禱告。圍着花園並有一道高牆。」

小孩。「那麼他們從那裏進去呢。」

遊歷的人。「牆上有四道門。一道金的。一道銀的。一道水晶的還有一道銅的。」

小孩。(拉着亂枝)「我要造一所花園。我要用這些枝椏造一道牆。」

遊歷的人。「這根大的可以造第一道牆。」

【他們用樹枝建築一四方形的牆】

小孩。(拿取樹枝)「我把牠放到中間去。這個是樹。我要拿點什麼東西弄得牠立起來。(跕起來在食器廚上探看)我拿不到啊。你起來把這個發光的瓶兒拉給我罷。」

(遊歷的人立起拉瓶與他)

遊歷的人。「這個給你。」

小孩。(把瓶放於牆的中間。再把樹枝插入瓶中。)「你可把在那園裏的別什麼東西告訴我麼。」

遊歷的人。「園中有四口水井清得就像玻璃一般。」

小孩。「我要把那些杯子。那些有花紋的杯子拿下來。我們就好把牠們當作井。(他拿下杯子)現在我要造門了。拿那些盤子給我做門。不是那些醜的。是那些在頂上面的好的盤子。」

【他取下盤子。他們就把牠們放在四邊做門。小孩跕起來看花園。】

遊歷的人。「現在好了。我們已經完工了。」

小孩「是全別的花園一樣的好麼。我們要怎麼才能夠到金山去看一看那們花園啊。」

遊歷的人。「我們可以騎馬去。」

(未完)

文化[illegible]贈

名人錄



胡維德

胡維德號馨吾、五十九歲、浙江吳興人、上海廣方言館卒業、光緒十四年舉人、次年赴歐、充駐英法公使隨員、十九年任駐俄公使館參贊、三十年昇駐俄公使、三十三年回國任外務部右丞、翌年調任駐日公使、宣統二年派充海牙公斷院裁判員、同年四月昇外務部右侍郎、六月改左侍郎、兼任稅務大臣幫辦、十一月袁世凱內閣外務部副大臣、民國元年大總統府外交顧問、署外交總長稅務處督辦、旋派任駐法兼西班牙葡萄牙公使、二年授勛二位、四年授中卿、仍留歐任、九年調任駐日公使、不久辭職、十二年五月任外交委員會副會長、十三年冬執政府任爲參政。

前期勘誤表

題目	頁數	行數	誤	正
爛羊頭之中樞	二上	七行	煊⿰女赫。	煊赫。
羅素對五卅案之讜論	四下	末行	殺戳、	殺戮
	五上	十七行	嚮爾。	嚮邇。
	五下	十一行	重。工	童。工
	五下	十五行	思家。	思想。
歐化之土耳其	八上	一行	向野人	向以，野人
張宗昌在徐作戰紀	一〇上	十四行	那。士廉	邢、士廉
	一〇下	六行	乃山東	删一句
	一一下	二行	賬。分南。	賑。分函
關稅特別會議實錄	二一下	一行	合口。	合理。
大事紀	二三上	三行	招特、	招待。
銅絲圈	四〇下	六行	慨。然。	毅。然。

